

















手自賊乎。則所謂察識充拓誠有所不容已矣。凡有四端于我者。有覺即推。知皆拓而充之矣。則其必充之勢。若火之始然。莫遏其然。泉之始達。莫遏其達。善端之當充。如是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而運掌之治。方于先王。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豈得以不能自諉之乎。

補新直。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地不忍物之絕也。人得天地生之之心。則不忍人之傷也。今人乍見。是不忍見于孺子。而乃獨忍致人于死地。是戕了自心。即戕了天地之心。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只是

能知耳。故凡有四端於我者。若遽知得。皆能擴充了。便如始然之火。必至燎原始達之泉。必至盈壑。此時便可以保四海。與治天下。如運掌之先王。比功而並烈。若還不知而充之。莫說保下。便自已妻子也。保不得人。雖至庸劣。豈可不求保妻子乎。而可不知充也。凡字指人說。皆字指四端。知者察識其良知之動。正擴充之地也。擴充不是推類盡餘之意。只是端倪上常保。任不息。便是充。又當知知即是擴充。非知了。又另去擴充也。蓋即知之時。全體現見。豈不是擴充。帝堯克明峻德。當其初明時。四海已保在一念中。時雍風動。特粗迹耳。若桓文源頭不明。就緒九合海內。亦止是以力服。非心服。豈得為保。保字作容保看。

此段文字在「能知耳」之後，被紅圈標出。其內容為：「若遽知得。皆能擴充了。便如始然之火。必至燎原始達之泉。必至盈壑。此時便可以保四海。與治天下。如運掌之先王。比功而並烈。若還不知而充之。莫說保下。便自已妻子也。保不得人。雖至庸劣。豈可不求保妻子乎。而可不知充也。凡字指人說。皆字指四端。知者察識其良知之動。正擴充之地也。擴充不是推類盡餘之意。只是端倪上常保。任不息。便是充。又當知知即是擴充。非知了。又另去擴充也。蓋即知之時。全體現見。豈不是擴充。帝堯克明峻德。當其初明時。四海已保在一念中。時雍風動。特粗迹耳。若桓文源頭不明。就緒九合海內。亦止是以力服。非心服。豈得為保。保字作容保看。」



此心常如見孺子時耳常以見孺子者見天下斯之謂能擴充

補矢人章全直諸侯以人欲

後其心而不顧其傷人與

弓人矢人以技藝役其心

而惟恐不傷人此其心之

受病處儘相同故首節以

矢人開談而後又以弓人

矢人為喻

矢人章講孟子曰不忍之心

人皆有之然不能不隨操術

而變者今人謂函人仁也矢

人不仁也然吾題之本然之

心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但

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

傷人則矢人反不仁於函人

矣豈惟矢函即五之折生匠

### 矢人章

此章只重個仁。前言莫之禦而不仁。後又言反求諸己。可見為

仁之機。在我不在人。然上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

為仁之術。下言如恥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矢

函。匠。重。不。仁。異。于。仁。半。邊。總。要。見。為。術。所。使。以。見。當。慎。意。矢

人之初心。豈不忍于函人者。特以擇術不慎。故至此。二惟忍字

與註二利字。指今日為術之心。說術指心術。慎者守此心。而不

傷之。謂看來慎于擇術。要是處仁。不使不仁間雜之也。下節乃

明所以當擇仁而處之意。○引孔子之言。見擇術在于處仁。夫

仁以下正擇擇。處仁焉。詳省之意。尊爵之句。只說寵綏至重



之利死其仁不仁之故亦然  
要之皆術使然術之所係何  
如其大故擇術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里以仁厚之俗為美  
人擇所以自處而不于仁焉  
得為智夫孔子不處仁為  
不知者何也凡以仁為天所  
寵畀而良貴備崇是天之尊  
爵也人所固有而真境不操  
是人之安宅也命曰尊爵安  
宅自求自得莫有禦者而自  
不為仁自失其尊安之性非  
不智而何夫由不智故不仁  
惟不仁則其心益昏昧而不  
智既不智則不知禮義而在  
而逆禮無義名不免為辱人  
賤行而為人役矣人役而耻  
為役必不能免由于人而

而不可棄。安宅只說居處極安而不可離。非得之最先。統之最  
大之說。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謂昧于擇術也。此蓋不仁由于  
不智。下文則不智由于不仁矣。○既不仁則心益昏昧而不知  
故不知禮義之所在。無仁義禮智。使不免為辱人賤行。何等卑  
厄。所以為人役。為人役又恥為人役。後其能免乎。子人之句。借  
言役之不可免。○如為在是。恥在是。不若不為。又不若改其為  
而然。仁○如射節。只發明為字之義。仁者如射。言人之自勉于  
仁如射者之自勉于射。須臾影下射者事。講正已。不外由是正  
外体直意。彼射之不中。不怨勝已者。惟反諸已之射而已。人而  
不能免役。豈可怨役已者哉。惟反諸已之仁而已。正已反已不



耻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欲

不為弓矢其可乎如耻之

莫如激而為仁為之擇新之

初自尊自安也即至之然後

之凌尊罔在也而安亦在也

仁者志仁之心吾譬之射焉

射者正已而後發而不中

不中勝已者及求諸已以為

內志求正外体未直而已矣

仁者以善術為有常之的以

已為引滿之數以耻為負比

之罰以尊且安為得雋之榮

何以異于是哉

補子路章全直聖賢樂善無

有窮盡只管高向上去此

子重及已上

子路章

此章搃見聖賢樂善之誠未不過替舜之尤大耳初無抑揚意

○子路誠處在喜上禹誠處在拜上喜非為改過計拜非為受

善計看得善原天下之公自不覺擊各勉強俱忘○大字言舜

之心胸有極其廣大不拘者大在同上見同者不分異之謂善

在人善在我渾融滾作一個殊無別異故曰與人同舍已

之句一氣直講正其善與人同處舍己是什去形骸墮肝膽遺

耳目之謂泛人就在舍己上焉出樂取不是歡欣鼓舞着意去

取他大舜心裡有虛受無強納故曰樂取然曰舍曰泛曰取皆

語意自是如此若只平着



便不見得愈進愈無窮意  
子路章謹孟子曰過者人之  
所諱而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則喜其受善之勇如此善者  
人之所忌禹聞善言則拜其  
好善之切如此一賢一聖其  
不自愧不自滿之心一何誠  
也乃大舜則更有大馬舜直  
心善為天地間公共之理不  
屬己不屬人惟而然與人全  
之是故人苟有善即舍己不  
有而直沒乎人樂取諸人以  
為善而已此所謂善與人同  
也是豈特一時為然嘗觀其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遭遇  
至殊無非取諸人之善而毫  
不以己與者取諸人以為善  
則人善即我善不知彼之為

自人見之如此耳舜方與善相忘何知此等名目註無繫吝無  
勉強甚好不必分有善未善○自耕稼節又在上節中抽出見  
他一生只是取人並未嘗一毫自用為帝之字極重不以貴可  
自用而有違正見其樂不而無勉強處○未節取字對與字看  
與人為善之與根善與人同之與字來蓋舍己而取乎人固善  
與人同也取人而與乎人亦善與人同也取之與之皆是自朕  
如此講須渾融無迹乃見聖人之善之大蓋善之分量極覆載  
民物而無不有而與人為善舉覆載民物而悉還其所自有者  
是盡善之分量而毫無缺焉者也故曰莫大大指善之量說與  
字勿訓助字只言善與天下共為之不分我藩籬則稱大耳



彼是與人為善者也。以己為善其善隘。與人為善其善廣。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非舜之善與人同。何以及此。有取善之志者不可無由之喜。禹之拜尤不可無舜之大同。伯夷章講孟子曰。以余所聞。夷惠誼至高。而其行卑。不無可慕。而見有一執去以明高者。伯夷是也。非可事之君。則不事。非可受之友。則不受。彼非人者。非其君。非其友者也。是以不多于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如立于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也。而肯為之友。與臣乎。推惡之心。人不必惡人也。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止望。

### 伯夷章

此章大有歸在論去就。非論清和也。叙伯夷則一節緊一節。便可想得。一隘字叙下惠。則一節寬一節。便可想得。一不恭字。二子受病。全在二不屑。若時中之聖。則天下皆吾一體。何忍不屑。○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故惡人者。非其君。非其友也。不立其朝而事之。不與之言而友之。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不肯為之友。與臣乎。其惡惡之嚴。如此。推惡惡之心以下。本無實事。孟子推其心而形容之。如此。辭命雖善。而其人則惡。恐其浼已而不屑事之友之也。若是者。其不以就為屑也哉。○不羞肯事之也。不卑肯為之也。此便是



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則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是亦以污待諸侯而不屑于就。已是以去為適者也。有執一就此。明其大者。柳下惠是也。不羞汙君而亦事之。不卑小言而亦為之。其進而爭。汙君為小官也。不隱己之賢。必以直道行之。直道難容。至于貴佚而不怨。又厄窮而不憫。遇其至于俗。如此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于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曰。然與一立之人。俯而不自失焉。即當時諸侯有援而正之者。雖卑汙亦不之羞。而肯為之止也。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于去已。蓋以知為道。

進賢即是道。即是賢不隱二句一意。猶云不枉道而必直道也。如此則其勢必至遺佚厄窮。遺是入棄我窮是我處困。此一。段述惠之行。故曰至浼我哉。述惠之言。想惠之意。以為爾我自辨。縱無禮于側爾。為能以失禮浼我哉。因即其言而承之曰。故由之與之偕而不自失其正。即此不輕絕人之情。而想其一時進退之度。援而止之亦無不止矣。援而止之而止者。其不以去為屑者哉。○不就者何。曰可就者少也。隘也不去者何。曰卑上者何。是去也不恭也。曰隘曰不恭。端的大隘是不恭。非其流之弊之說。不由不是由其清和。不由其隘與不恭之謂。乃可去則去可就。則就有務化其迹意。作文不可像賤詞。看來此章孟子



者也孟子既舉其行履斷之曰伯夷之不屬就也絕去莫

容為隘而已柳下惠之不屬去也混立與易為不恭而已

夫不隘不威其為夷善視夷者正以隘處得之而不善學

夷者將無以隘處失之乎大不恭不威其為惠善觀惠者

正以不恭處得之而不善學惠者將無以不恭處失之乎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知君子之不由而願學之意信不

能舍孔子而他適矣補新肯隘不恭自二子之迹

上言之謂夷之迹不免于隘惠之迹涉于不恭君子

不由正不循其迹也有會二子之神以化二子之迹

非論夷惠乃所以發願學之意也須要識得

天時章

此章以人和為主用兵者非全無天時地利但不如人和為重

耳城民節極言人和之當得不是推人和之本在于得道○當

時談兵者不曰○候以趨時則曰據險而趨利而人和置之不

講不知天時時或然之數耳且人與我共之若也孰若形利執

便尤實而足憑地利直有形之險耳必不與我守之者也孰若

人心之戴尤壯而足恃兩不如在用兵時較要含蓄說勿涉下

去○以葭爾之城郭加以環攻之歲月其間豈無時天時之善

然終不能勝者以氣數不可測而扼塞為可據也○六韜米粟



意蓋不云君子不為而曰  
君子不為

天時章講孟子曰今縱橫家  
緩頰而談者不曰占候以趨  
時則必曰據險以扼吭竟未  
有言及人和者以吾觀之天  
時蓋不如地利地利又不如  
人和焉何以見天時不如地  
利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至  
小也宜一戰可克矣乃環兵  
四面而攻之卒不能勝夫曰  
環攻其間曠日持久必有得  
天時之善者矣然而竟不能  
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何  
以見地利不如人和也城非  
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  
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地  
利若此豈不可藉以為守然

用以守城池者故歸地利上然不得入和是坐空城而抗巨盜

藉寇兵而資盜糧者其何賴焉上節就戰言以得時者利于戰

也此節就守言以據險者便于守也故各就其所重處明之○

故曰二字是承接之詞城民三句不重地利只要認得道者句

封疆可以限民之形而不可以收民之心山谿可以壯國之勢

而不可以立國之本兵革可以擢武於天下而不可以無敵於

天下利字諛堅字得道句最重道即所謂王道以德修仁是也

曰得道則我與人心和了多助則是本國人心和于我至于多

助之至則是天下人心和于我助是誦戴意順是願歸意曰助

曰順總是人和○以我天下之所順攻彼親戚之所畔我知其



而民懷二心卒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夫人和之所係豈小哉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可越也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可破也滅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利可摧也惟得道者人心亦得而助之者多失道者人心亦失而助之者寡助之至豈惟國人之畔之而親戚亦畔多助之至豈惟國人順之而天下亦順之矣夫兩順不能相王兩畔不能相亡惟以天下之所順改親戚之所畔則向背之情既異而衆寡之勢又懸故君子有不戰之必勝矣豈問天

時地利哉  
補新立以天下之所順故親

不必戰即戰亦無不勝摠見無敵意至此則地利尚不足言况天時乎益見人和之為重

將朝章

此章大旨孟子欲以道德佐其君先以道德自重而警齊王召己之非告景丑者正所以告齊王也○孟子朝王固是禮然王託疾以召孟子即非禮孟子所以亦託以疾而不應召如字作往字看不幸二句不為自重所以示不可召而起王尊德樂道之誠耳正是望王以大有為正是敬王處○出弔者欲齊王知其非疾而悟其不可召也丑不知而曰不可孟子亦不明言丑出弔之意但謂昔疾今愈為可弔所以王果不知孟子非真



戚之所畔是以人和者對彼入不和者是以所順攻所畔不必環而攻也亦不必環攻之久以俟天時之至也而彼國且要而去之其高梁粟米之地利且為吾有矣

將朝章講孟子將朝齊王王不知而使人來曰寡人於夫子若欲就見者也適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夫子肯造朝而使寡人得見乎齊王蓋托疾以行其名非禮也孟子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蓋亦托疾以示不可召之意耳然猶恐王以為真疾也乃明日出弔於東郭氏以開悟齊王公孫丑不知其

疾問疾并醫來。實他勤渠處時說都目為虛文似太刺孟仲

子亦不曉孟子之意乃推辭以對而且要之造朝則非惟不白

托疾之意而出弔之舉亦晦矣。不得已非為入要之故為託

疾本意不得達于正故不得已而宿景丑亦猶弔東郭也景子

欲責孟子先把君父大倫說起宜重君臣過君臣主敬又重臣

敬君過大倫以自然之尊卑倫類言息敬以相交接之道言敬

子就平日禮遇說未敬王合不應召意是何言是怪其不敬王

之言是何足與言仁義句是說齊人心中如此鄙薄其君也故

曰不敬莫大乎是云爾另讀猶云這等說起來云云堯舜之道

仁義是也陳王以堯舜正敬王以堯舜也。而反曰不敬則豈臯



意而問曰昔日辭以疾今日  
甲或者不可乎孟子亦不以  
情告但曰昔日疾今日愈如  
之何不弔王果不知孟子之  
非疾乃使人問疾而以醫表  
孟仲子見孟子不在而權對  
使者曰昔者有王之召命適  
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  
少愈趨造于朝但我不能  
至否乎使數人要孟子于路  
曰請必無歸而造于朝夫孟  
子托疾之意一晦于丑再晦  
于仲子將何以直達于王乃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之  
宿之意即出弔意也  
補所云齊王有何疾乃好病  
好貸好色之疾也齊王為  
何有寒疾乃七日之寒者

變稷契舉皆慢君而齊人反加于帝臣王佐之上不敢陳與後  
不敢照說正君臣主敬處○否者否其莫如我敬王之言非此  
之謂言非不以仁義告王之謂引禮重不侯駕上夫禮即不侯  
駕之禮與此禮不合所以謂為不敬王是丑全以臣禮律賓師  
意○豈謂是語意謂吾之不應召是豈不敬王之謂哉固自有  
不可召者在耳晉楚之句自貧賤之士而視晉楚之富故曰不  
可及此富字該爵在內仁統萬善其用不窮故對富說義最高  
索魏然物表故對爵說吾仁吾義還主仁不啻富義不啻爵說  
不但僅小相當而已吾何慊乎哉是仁義無愧於富爵之意慊  
當少字看夫豈不義二句深明曾子之言為可信也爵一齒一



也。孟子之不幸有疾，乃玉之寒疾，致其疾也。孟子之不能造朝，乃王之不可，以夔致與不造也。將朝王，將以堯舜之道陳前也，而隨即云堯不能造朝，即以堯舜之道自重也。

伐則君臣三節講初，何意景丑之見猶然。二子之見沒而說之曰：人生內則有父子，外則有君臣，皆人倫之大者。父子主于相恩，君臣主于相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子之所以敬王也。於自重得矣。如君臣之倫，何哉？曰：惡以我為不敬王，是何言也。夫論敬者，論其心，彼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之

德一列達尊之目，且字說朝廷三句正實其所以為達尊。總是  
諫明是或一道句達尊是無所抗壓之尊。爵至朝廷是爵之無  
二上者齒至鄉黨之極高年是齒之無乙上者都是更無所抗  
壓的。輔世勿就。用世看長民勿就治民看如此便是得位行道  
便有朝廷可抗壓他尊便未足稱達。輔世是主持世道的如所  
云參天地之化，闕盛衰之運是也。長民是表率民心的如所云  
立百代之人極，開一世之聾聵是也。這等人乾坤賴以不毀，生  
民賴以不滅，不是為臣所能做得的事。分明是賓師的事。下文  
不可召之臣，便是這個人。故曰莫如德。有其一是挾貴意，慢其  
二就召上模擬玩此節，不是說王有富貴，我有仁義，王有爵我



物其心蓋鄙王曰是何足  
言仁義也云爾以此心視君  
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  
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其尊  
君期君迥出尋常之外故齊  
人莫如我敬王也子乃謂我  
不敬也獨何與晏子曰否吾  
所謂不敬王者非此不與王  
言仁義之謂也禮曰父召無  
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敬君  
之禮然耳今子固將朝也聞  
王召命而遂不果其傲君如  
此宜與夫不俟駕之禮若不  
相似然曰吾所以不應召者  
豈謂是不俟駕之常禮與曾  
子曰晉楚之富爵人皆以為  
不可及也然彼以其富我以  
仁當之彼以其爵我以義當

有齒德抵當他的話頭。語意謂有爵在王。必須要我仁義之士  
輔世長民。纔能做到堯舜。如何反來慢我。此正孟子敬王之意。  
不是傲王。○大有為興道致治也。必有句謂必有所尊而不敢  
召之臣。就君心上說。有謀則就帶在上句。講謀大有為之謀。則  
就正是。不召處。正是尊樂處。尊有尊崇。不輕意。樂有愛慕。不怠  
意。不如是。是字即緊。翻上就謀句。不足與有為。為字。雖就君  
說。還作賢者。斷其如此。正是成就其君處。講最要透。此解一說  
謂大君之心。以為不如是尊樂賢士。將鄙我不足與有為。誰為  
之興道致治也。○學焉。後臣本文無先字。不必插入。只是所重  
在學。而以委任繼之也。學處正是就問其謀。而任其謀以出。則



之彼非有餘我非不足吾何  
歎于彼乎哉夫豈不合于義  
而曾子言之是或別有一道  
高出于尋常世俗之外者其  
道安在天下之達尊有三爵  
居其一齒居其一德居其一  
朝廷之上則尊君其重莫如  
爵卿黨之中則尊長其重莫  
如齒輔持去道以長師斯民  
則尊師其重莫如德惡得持  
有其爵之一以慢其齒德之  
二哉既不可慢而王誠不當  
召我矣不當召而召王其不  
足有為矣故大有為之為必  
有崇重而不敢召之臣欲有  
謀焉則說而見之蓋必如是  
其尊德樂道則賢者樂為之  
用而功業易成而使其尊德

是臣之、意不勞者、主學言之、君盡其道、臣竭其力、言即行、行  
即效、措之裕如、君德成而施為皆餘事矣、故不勞仲與尹、不  
言桓于仲、學焉、後臣如湯之待尹、故不勞而伯是興、王面伯  
之君、顯皆有所不召之臣、以成大有為如此、此節意思不重在  
臣上、全重在學上、○德字指功業言、德齊有皆尚功、利意莫能  
相尚、指功業言、臣字作任字看、所教順已也、所受教拂已也、則  
是無所不召之臣、此所以莫能相尚而無以成大有為之功也、  
○湯之於伊尹三句、輕只是申上以起下、末二句、重看管仲、且  
猶不可召、重在桓公不召管仲上、而况句、隱然以道德自重、不  
露一我字為妙、



樂道不如是乎，就而不召，則其君必不足與有為之君也。從古大有為者，莫如湯，故湯之于伊尹，受學焉，而後任之為臣，故不勞而到，玉莫如桓公，桓公之于管仲，受學焉，而後任之為臣，故不勞而致伯，臣與主兩相成，如此，今天下以地則顯，以德則齊，莫能相尚者，無他，好臣其所教，令者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者，不足與有為，何惑哉！吾試度之，湯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當其為師，則不臣，必不敢以名屈之，管仲何人也，且猶不可召于其君，而况陳王堯舜，薄管仲而不為者乎？知君有所不降，忍則不肯應召之。

陳臻章

此章重道說，陳臻問意，重在不愛齊餽，上蓋疑其不與宋薛同受也。孟子之答，亦只舉受宋薛之是，以明辭齊之是，玩兩當在及君於字，口氣自有抑揚。○前日不受四句，重在非上必居一於此，猶云未免有一不是處。○皆是須重辭，邊謂受者是而辭者亦是不必係義字。○道之興廢，係身之去就，餽贖者知愛道也。道之絕續，係身之存沒，為兵餽者知愛道也。故為兵餽，非薛君語，是孟子叙事之辭。○未有處，是未有此兩事，空以貨來籠絡，是襲道也。故不受焉，有君子四字，全重自我說，貨取者吾為其貨所取，即為利誘之意。



意可知矣

陳臻章謹陳臻問曰辭受自  
有定則是非不容而立夫子  
前日于齊王餽兼金一百而  
不受是宜凡有餽者亦樂謝  
也乃于宋也餽七十鎰而受  
于薛也餽五十鎰而受夫前  
日之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  
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  
非也夫子必居一非于此矣  
孟子曰辭受何常要于其是  
而我則皆是也凡所責乎辭  
受為必度其義之當否不徒  
拘餽物間已也當在宋也  
予將有遠行之事遠行則必  
有驢焉而宋君之致餽其辭  
曰餽驢則予于宋非無處也  
而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適

平陸章

此章見君臣皆當恤民前二節諷距心而臣知罪後一節諷衆  
王而君知罪重諷王上諷距心處見責不容辭非諷之去諷王  
處直欲其行與發之大政以濟溝壑離散之民非徒使之自悟  
其罪也兩意相生勿平○之平陸有可以惕官箴拯民命意持  
戟之士如今之隊長整治行伍者也失伍衆亂也非身亂行列  
也就行師時言去之是以兵法沒事此以軍士失伍引喻起宜  
輕通過○然則句承上失伍來而責其失職上多矣與上三失  
照應凶年以下是失伍多處凶年凡兵戎疾疫之類皆是饑歲  
只是五穀不熟民之展轉流離皆由不能收養所致此字指民



有戒心之事既有戒心則不  
得不為兵備矣而薛君之致  
餽其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  
是予于薛非無慶也而何為  
不受若于齊既無遠行又非  
戒心未有所慮也無慶而餽  
之彼將何執以為辭是不以  
通貨之而已倘為鳥而受是  
為貨所取也喻利之小人為  
之鳥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吾之不受者以此而子又何  
疑焉

平陸章講孟子之平陸謂其  
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不能  
約餐一日之間而三失行俟  
則將去之乎距心曰上一失  
位即當誅以儆衆何待三乎  
此其以軍法從事亦既明乎

之輾轉流離言非距心所得為如興義倉廩之顛不得自專有  
歸過於君意○今有節不重責距心之不去重在責他不求於  
王以賑民受字重見責有所歸即受君之民而為之牧也求牧  
與芻是求諸授牛羊之人求而不得則當以牛羊及其人決無  
立視其死之理不得則責在上不在我不得不去立視其死則  
責在我不在上此則距心之罪乃不求于王之罪勿拘不去說  
○如五人以相識言知其罪知失職之罪也為王誦之是記者  
詞當時以已所責距心與距心之所以受責者一一為王誦之  
也寡人之罪拘不興發以致民輾轉流離畢竟不能行大政孟  
子望王之意也孤矣



蜚蠹章

處士矣。孟子因其明而責之。曰：官之有職，固官之伍也。今子之取守不脩，其失伍也亦多矣。蓋天行何必無飢饉凶荒，何必無流亡正藉當事者之徯徯耳。乃今者凶年飢歲，子之民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子之失伍若此，何以處之。曰：賑窮，矜乏，柄不由下，此非距心之所許為也。孟子曰：子為君牧民，仇之為人牧牛羊者，然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地，與芻食矣。求牧與芻而不得，事有牽制如此，則反牛羊于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居民牧而不能為民請命，比則

此章首二節，蜚蠹感孟子之諷，可以去而去。下二節，孟子因齊人之譏明，可以久而久見守官守道之不同。○士師職在邑，守下辭靈立而請士師，非辭尊居卑，謂職在外，難以伸其忠。士師則近王者也，似也。句虛註解近理，以心在王室上看，為其可以言得，以諫王刑罰之不中也。未可與言，漫數月來見得近君之。久聞刑罰之得失，不為不孰矣。豈猶知未審而未可以言數，不作豈王無實政而未可以言。○蜚蠹感孟子之言，因諫王刑罰不中，而王不聽其言，遂致士師而去。諫處得事，君之忠去處得守已之義，實孟子一激之力。○當言而激之，使言當去而激之。



距心之罪也。然持戟有失伍矣。主節制于上者。誰牛羊有芻牧矣。援牛。羊。于。人。者。誰故孟子他日見于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平陸一孔距心。遂以問答之語。歷。為。王。誦。之。王。亦。聞。言。而。受。責。曰。歲。數。民。悴。恩。澤。不。下。此。則。寡。人。之。罪。也。

紙畫章誦孟子謂紙畫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于理。似也。為其在王之左右。可以言時政之得失也。既為可以言而請。謂宜朝拜官夕奏。疏公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紙畫有激于孟子之言。諫于王而不用。遂致為臣而去。齊人目而詆孟子曰。諫不用而去。所

使去。所以為紙畫則善矣。此句輕重。訛孟子不能去一邊。○古者封疆之臣。各有土地。人民之寄。曰官守。朝廷之臣。為腹心耳目之臣。所見所聞。皆得上聞。曰言責。不得其職。君制之也。不得其言。君遠之也。進退只是去與不去之間。綽。有餘裕。形容寬廣。自如意。

為卿童

此章見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意。○孟子雖不受齊祿。實為客卿于齊。王使孟子出弔於滕。蓋假以為重也。弔禮事都不敢煩。孟子故使驩輔行。要蒞他所使之非意。曰朝暮見。相接之殷。曰反齊滕之略。見相與之久。及還也。言自往至還也。行事出弔



以為抵竈策則善矣若道不行而不能去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聞而以告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以官為職若為君所制而不得其職則為官而去有言責者以言為事若為君所距而不得其言則為言而去我居賔師于齊無官之守無言之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

為卿童講孟子為卿子齊以王命出弔于滕王使嬖臣蓋大夫王驪為輔行齊蓋借孟子以為重而不知孟子殊不屑與嬖人為伍故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跖而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蓋大夫

之事如牲帛祝號之文往來交際之儀皆是○位不為小見非隔于勢而不得言路不為近見非迫于時而不得言夫既二句言行事自有人理之不必與之言也要得孟子託言意勿認真

自齊章

此章以盡心二字為主○葬魯友齊有急於行道意止於羸勿作觀望說只是瞻顧立隴餘哀未忘不能遽前意不肖者謙言

無治事之才嚴以哀痛迫急言充虞言木已美意欲從儉也孟子答語總是破此一句之疑○古者句輕引起下文之詞中古句見得聖人制禮因人欲盡之心而為節文七寸槨稱是一定之度上下通行得的然棺槨之制若此非直為人觀美之具必



列在齊卿不為小矣齊勝之  
踈不為近矣去而反之為日  
已久而未嘗與之言行事何  
也曰夫使事既或治之予何  
必言之哉

補新肯輔行之使王不悟小  
人之不可與共事不言之  
疑五不知小人之不足與  
儲倦故不與言者厭也托  
之事治者不惡也此止得  
待奸權之道

自齊章講孟子自齊歸葬其  
母于魯自魯反齊而止于贏  
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  
尚使虞故治匠事方喪事之  
戒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  
也當時所用之才若迺于美  
然曰古者棺槨厚薄未有制

如是堅厚久遠然後盡人子報本之心看來不重制度堅厚但  
人子之心無可加借此少盡耳要在人心上說○不得節承上  
盡心來不得謂拘于分無財謂限于力悅即盡心無財只借來  
以伴不得句蓋孟子時為大夫而富充虞亦不疑其無財也古  
之人用周公制禮以後之人用之是用棺槨獨字對皆字看吾  
何為人字要分曉言為無財耶抑為不得耶○且此節緊承說  
云必如此方為盡心非另更端之詞比及也形盡曰化及未化  
之庸而無使土親之亦事死如生之至情無悛不作快然說終  
天之恨豈有快時只此心無慙然不到處上言悅此言悛總是  
個盡於人心○君子指仁人孝子以為也天下猶云世上孝子



度中古定制，棺厚七寸，而柳稱之，斯制一定，有天子達于庶人，無異，非但為外之觀美也。蓋必如是之堅厚，始可歷久遠。然後及于天子之心，則木之美，蓋由古而已然矣。夫法制不得，不可以為快悅家貧無財，不可以為快悅得之。而又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以自奉其心，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上親近其仇，庸于天子之心，獨無快然不恨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惜天下之費而儉待其親，虞何疑焉？

決不為世上惜財物，而薄于吾親，致令心有不安處。  
沈同章  
此章上節就燕論燕，見燕有可伐之罪。下節就齊論齊，見齊非伐燕之人。前重二不得字，後重二可以字，兩節一意相關。下節辨已不勸齊之意，即上節論燕可伐之意。一說以天作主，非天命而授受者為亂，非天命而征誅者為僭。此以天吏照着，更高。○沈同私問是私承王命而問，觀以其二字可見。孟子不知其私，只以公論而斷之。曰可，可字不是虛說，已是有可伐之罪。子噲二句，正明可字之意。註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入在而不得向仕，指來仕于齊者則可乎？白非疑詞，明言私爵祿者之不可也。



燕于子噲磨之有仕于此而子悅之不告于玉而私与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則可乎噲與子之何以異于是此吾所謂可伐也齊人借孟子之言而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遂然吾言而伐之也彼如問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而代天討罪者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殺人之入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而代為罰惡者則可以殺之今以齊之無道伐燕之無道是以燕伐燕也本以

何以異於是謂彼燕之以土地私相授受何以異於以爵祿私相授受乎○曰未也謂我不過言燕之可伐耳未嘗一言及于齊也下皆發明未也之意彼字指齊君臣遽然其可而伐之更不為致詳人可殺指殺人之入言天吏奉天命士師奉君命非士師安得擅刑殺之柄非天吏安得與問罪之師以燕伐燕見燕齊皆無道也何為助虐而勸之

燕人章

此章首二節陳賈曲為齊王解慙下二節孟子因其輕詛聖人之過而責其不知處過大抵賈有心為王釋慙孟子無心答之責賈意在言外○齊之伐燕乘人之危則不仁致人之畔則不



定亂適以增亂何為功之哉  
莊、章講齊人伐燕孟子  
嘗告以勿取矣而齊不聽卒  
致燕人畔更立君以拒齊  
宣王曰吾不用孟子之言以  
有今日吾甚慙焉此其悔心  
之萌正將順之一机乃陳賈  
曲于媚君而諛詞曰王無以  
慙孟子為患也王自視與周  
公孰仁且智王曰惡以我比  
周公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  
叔監殷管叔以殺畔夫畔公  
者管叔而使管叔則公也當  
時之事知而使之陷兄于惡  
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陷于  
料人是不智也不仁不智必  
居一于此仁智周公未之及  
也而况于王乎賈請見孟子

智王慙不用孟子順民心與弭兵之策此悔過一端詎賈逢其  
惡也王無患謂王不必憂無以解慙也把周公來比者以周公  
使管叔監殷之時不知後來有畔殷之事今日燕人之畔亦是  
未逆料到此事跡相類孰仁且智即一旦字便倒在智一邊不  
仁是惡養天倫不智是失其逆料雖以仁智並提賈之意只要  
坐公以不智未之盡謂聖如周公且不能兼盡得智何况于王  
請見而解言去見孟子辨得公果不智則王致燕人之畔得以  
為辭○見孟子節辨論只歸重不智上何人是問其人品古聖  
人指德言不知也勿云誤使之只云事變叵測雖周公亦不知  
其將叛也有過指不智且字見公且然下于公者可知不知周



而為王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如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公知叔之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不知之過與聖人且有過况以中主流壺之未流其不能無過可知矣孟子曰觀過者觀其所處之地與夫當事之心乃周公則弟矣管叔則兄矣兄惡未萌弟何忍為之逆料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宜過而過豈常人之不宜過者可藉以為口實也且古之君子亦何必不過之特其處過之心與今君子異耳古之君子過則改而新之今之君子過則遂而成之古之君

公所處在兄弟之間彼心在王室亦信兄心在王室不忍以兄之心有異於己是其過過以誠也仁也故曰宜全在不忍逆探其兄之惡上發揮○過云不但古人之過與今人不同即古人之處過亦與今人不同也須知此節之處與別處不同過是有係乎宗社國家改是如何改只此心事不自掩護便是順是過已萌只依他做不為更改皆見皆仰又是於過則改之上添出不諱過意為之辭又是于過則順之下添出文過意諛是即上一句而充拓之也曰見曰仰皆就過諱為之辭作自文其過說宜重看

致為章



子其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而過渡于無過矣今之君子豈凌順之又沒而為之辭欲巧惑于此則旁引其說而逃之欲強射于彼則委曲其言以久之求人見之仰之其可得乎自愛者固當以古君子自待愛人者又豈可以今之君子教人哉

此章見賢不可以利誘齊王失言處在萬鍾二字後欲富三節皆明萬鍾之不可留也○孟子為卿於齊雖未嘗受祿畢竟是臣故曰致為臣而歸其歸也以道不行故也○待侍謙言待侍賢者也同朝與孟子同在朝也甚喜是喜國有君子紹見語是別意非留之也不敢請者恐有干進之嫌見無枉道之意國所願者出于愛君之誠見有行道之心俱主去後說三句只順口氣講而枉道行道意當作學者補出○授室養弟子只欲尊養孟子以為光重全是為國家體面賢者豈為是與否耶○於是子弟沒之意○時子陳子一是重君命一是重人之行以為可重○然者然其留之說惡知句言時子惡知我之不可留也



此而待見乎夫不留之說見而歸之他日詞難眷而意則陳矣孟子弟卷之曰繼見之期臣不敢請然見王固臣之願也即此一言而自重之道愛君之情俱見之矣他日王謂其臣時子曰我欲當齊國之中而授孟子以室卷弟子以萬鍾之祿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觀效子盍為我言而留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蓋皆意其可留也孟子曰王之意誠有然者夫時子惡知我之不可留也留以萬鍾是富之耳如使予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十萬之祿且辭而不受而今乃受萬鍾之饋

此句內隱然指道不行而義不可留但此意難顯言故借利邊言之作文只以可字欲字隱翻說若曰予之來也意必有所可者其去也意必有所不可者予所不可則予所不欲也留予者諒予所欲而可予不欲富則不可也而可者自有在也夫時子惡乎知之○引季孫一節只取蘊斷二字異字虛下正明其異上使字是假使下使字是令使政是王朝公器若使已為之又使子弟為之此一點營求之念便是蘊斷嗜利之心私蘊斷謂以其私意而行蘊斷之術直指叔疑說須知孟子之言是辭此受彼叔疑是失此求彼龍斷是得此蕪彼跡似不同為利一也節內為政不用比辭十萬使子弟為卿比受萬並未有道既



輕所重而重所輕是為欲富  
者矣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之  
為人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  
矣又使其子弟為鄉人亦既  
不欲富貴而獨子林疑于富  
貴之中以朝端為市肆以辭  
祿為市貨有私龍斷之為焉  
不亦濶可異哉龍斷之說何  
如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  
其所無者有司者平其物價  
息其爭訟而治之耳有賤丈  
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  
右望而罔一市之利人皆以  
為賤鄙而待之而征之以抑  
專利之風而征商遂自此賤  
矣夫始矣士君子而龍斷為  
哉子其為我達之時子使時  
子達之于王可矣

不行意不宜用也○未嘗龍斷之說只重一賤字為市四句特  
揭古之不征商以起下以所有易所無見無專利之計有司者  
治之見無征商之法治之謂平其物價而息其爭訟也有賤丈  
夫有字須味見得自取賤也左右望而罔市利就大夫心裏說  
言貨物一到便欲龍斷致之不使別得占其利有一網打盡之意  
賤者惡其專利也自此始始字極重見不特駕禍於一時且貽  
禍於萬世欲富貴者如此則是以士大夫之貴下同商賈之賤  
是差矣

宿畫章

此章孟子主意止重賢之不誠全不在王命上觀繆公之留三



宿畫章謹孟子去齊宿于書  
蓋猶有睽望齊王之思焉時  
有欲以已意而自為王留行  
者坐而言其所以留之意而  
不知命不由王名雖愛賢遠  
以輕賢耳故孟子不應隱几  
而卧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  
後敢言固望夫子之我聽也  
乃夫子卧而不聽無乃絕人  
之已甚乎請勿復敢見矣曰  
坐我明語子昔魯穆公嘗留  
子思矣其所以能安子思者  
以有人致穆公之意于子思  
之側而後子思留使無人乎  
子思之側則上情隔于賢者  
不致安子思而留之矣以至  
世柳申詳賢次于子思者其  
思穆公亦有人調護之力也

賢誠意甚委曲無此一點委曲誠心即奉王命亦不為晉玩一  
慮字有味○去齊宿畫者有倦、屬望之意然必欲留者當於  
齊王前着實稱道孟子之賢使王翻然改悟誠意晉之方可既  
不由王命而自已為王留蓋欲挽大賢之轍以媚于王者曰坐  
而言者表其不恭也不應不欲聞其言也隱几而卧不欲見其  
人也一說不應不重惡客之晉說孟子一向倦、望王追我今  
竟以客晉則王無追矣不覺一時感傷而不應非拒客也要蔣  
孟子一段受君望反之意方有意趣○下二節因客不悅而明  
其絕之、由此晉行者疑有職位人親近王前故孟子以維持  
調護之道責之上人字是楊公使來道達誠意的欲子思知已



使無人乎繆公之側則賢者  
窺其意薄不能安其身而去  
矣夫古之晉賢非君使之  
則教君使晉之其為賢者慮  
甚深也今王既無意于晉我  
而子乃欲以區區空言撓我  
去轍是為長者慮而不及其  
人所以為子思者已無禮而  
他長者乎長者無禮而絕子  
乎亦可以自思矣

尹士章註孟子既去齊而出  
境尹士語人曰孟子之于王  
也今知其不可為湯武而去  
矣然前日不識王之不可以  
為湯武則是無擇主之明也  
識其不可然且至齊則是于  
求利澤也千里而見王其未  
可謂勤矣不過故去其去亦

之敬下人字却非泄柳申詳所使乃魯庭自有人調護繆公使  
不失禮兩段抑揚重子思邊留折平日不是臨去之時○為長  
者慮責其平日也子之于王不善調傳其間以安賢者乃欲為  
王留我為長者慮而不及繆公待子思處子絕長者二句只  
順題詰問方活潑不宜以上乎字作也字看舊依註解六徑直

尹士章

此章以三宿出書一句為主尹士之譏為其三宿而諷孟子之  
辨亦在三宿上辨中間低迴婉轉情詞藹切俱是模寫其出書  
時心口相商不忍就行的光景○尹士之譏雖有三段實遍說  
下歸重濡滯上不明是無擇主之智在不識上看出于澤是求



宜速矣乃三宿而後出畫是  
何滯遲而濡滯也去就不决  
士則于此不悅高子以告孟  
子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心  
哉千里而見王意在行道是  
予所欲也至為不遇之故而  
去豈予所欲哉予之心固有  
失不待已者在也惟不待已  
而去重拂千里見王之心是  
以三宿而出畫在尹士固以  
為遲于予心猶以為速何者  
我之于王猶庶幾望其能改  
也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寧三  
宿以俟耳至夫既出畫而王  
不予追也已矣予然後浩然  
有歸志雖然予之心終豈能  
舍王哉王之資猶足用為善  
與列國之君不同王如用予

息以自潤在賤且至上看出濡滯謂道既不行而去之不速茲  
指濡滯言士則茲不悅言不悅其有此也○夫尹士節叙已來  
齊之始及去齊之際的心事曰予所欲便見得欲王為湯為武  
故不憚千里而來曰予不待已便見其違其心之兩欲今日後  
奈何去了所以三宿而後出畫○三宿出畫在尹士為濡滯在  
孟子為猶速速字我上予不待已說來正反他濡滯意改字照  
下用字看謂改其功利之習也然不可用出庶幾望之詞此  
是出畫時望王如此○既出畫而王不追則去志已決雖然又  
一轉語都是出畫後心事足用為善以王之天資朴實可輔之  
以濟世安民王固足用為善而又能用予王道則足以安天下



以齊王天下則豈待齊民安  
天下之民舉安王固持子  
尤待王庶幾改之予雖出  
書而日望之予一念終始不  
能忘王如此豈若是淺衷之  
小丈夫然哉諫于甚君而不  
受則怒時然見于其面去  
則盡日之力而後宿哉而何  
無其濡滯為也尹士聞之曰  
孟子為古道而為其君迹雖  
窮于齊則心尚依于君  
側此文大夫所為也士誠小  
人其何以度君子之心哉呼  
反予之望終不見諫于齊王  
則吾道寧復存大行且哉可  
慨夫

充虞章講孟子去齊充虞喏  
問曰夫子于此行若有不豫

之民民舉安重祿王身上言之正見是用為善處非謂已有安  
天下之具而不負其望也予日望之仍又是王如改諾則必反  
予之意此言其既去不忍忘一說王將何改即所謂用予也○  
予豈節一氣讀勿斷言予之既去愴望王若此者蓋以厚道  
待其君豈若小丈夫以小嫌介意諫一不受輒怒怒輒去去輒  
窮日之力惟恐不遠其受君之心何如予豈為之哉合上條只  
一意反覆辨其非濡滯○士誠小人也言孟子欲去之始而不  
忍去方去之際而不忍舍既去後而猶不忍忘此君子之所為  
也惟君子然後知君子士安能知君子之心哉

充虞章



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待于天而不怨天不合于人而不尤人今之不豫其有怨尤耶孟子曰吾之不豫有由也彼一時經常之論此一時感慨之懷豈可全哉何必言之此一時也蓋無託夫天也剝復之變參觀于古今循環之變五百年必有王者受命而興而其間必有德業聞望可名于一世者應期而出此數之一定亦時之不棄也其在今日何如哉由周之興王而來七百有餘歲以其數則過千五百之期矣以其時考之亂盭思治正可以有為矣當此之時而不得玉者以三名在之業夫天意未欲平

此章在重此一時句以時字貫到底數字串說不可平○克虞非疑言行相悖不過謂君子當無適不樂何故有不豫之色○彼一時謂前日所論之時為君子修身者言凡不待於天不合於人者惟反求諸己爾今日所遭之時則吾道窮雖無怨天無悲天雖無尤人不無憫人○五百年節援古以起下文之意二必字重看言自古明良遇合有一定之期以開平治于天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數過五百其興尤可必矣是幸其過非限其過時謂治平之時亂極思治則可以有為矣提見得王者當興而已當為名世意○未節重一天字根上時可來謂數過時可而不得有為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須渾之作翻語不必



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而  
替至者之業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也世不捨我天不終亂  
則吾何為不豫哉而惟其不  
然吾寧無深憾耶

補新道其是欲用齊以安天  
下的意此等意惟不遇命  
而王猶是用為善而安齊  
安天下尚可期也故未出  
書之前望之既出書之後  
仍望之

居休童講孟子去齊居休公  
孫丑問曰仕于齊而不受于  
祿古之道乎曰非古之道也  
吾意蓋有所為耳吾向也于  
崇始得見王一見之間其言  
論似有不相入者退而遂有  
去志焉此志不欲變故不肯

用註中我之不遇云夫字極有感慨如欲四句一轉語特是  
夫天向以明已所以不豫非憂世樂天之說言當今之世若果  
舍我其誰為名世又何不豫之有惟其不然故不免于有憂也  
舍我其誰在當今之世看出口氣不可誇

居休童

此章總是不受祿之故非次節明不受祿之故末節明不去齊  
之故○仕而不受祿指定孟子非泛問○非也作非古之道看  
於崇見王時王迂濶其道此時已知其道之難行所以見即有  
去志變其去志不欲留而復受其祿便不免苟祿故確然  
不受過末節只用但因一字不必云乃所以不去齊者又何故



受其祿蓋一受其祿則無以  
逐吾志矣然而未即去者又  
何也繼而有師旅之命干戈  
擾動既以遲遲其行期上下  
戒嚴難以倉卒而言別以勢

以情難以請去其以于齊者  
非我之物志也既非我志寧  
可迫受其祿吾誠有所為而  
不受未可以古道例論矣

補新直孟子之志欲行仁義  
之道以比隆湯武而齊王  
之志欲富富強之畧以放  
法桓文此其道之不合也

而後以祿養廢之此孟子  
之所以終于去也  
滕文章講滕文公為世子之

時將之變以脩隣好乃狂道  
過宋而見孟子夫緩使事而

我不可請非專為國家多事君臣情義有難勉亦是王庶  
幾改之意久於齊非我志所謂不欲變其去志也前後二志字  
相照應

滕文章

此章以性善二字為主前後兩善相應雖善國在治上說摠見  
人性只一善○楚宋本不同路將之楚乃先過宋而見孟子是  
不以交隣為重而以見賢為急則秉彜好德之心有足徵○性  
善一句串讀當時孟子與世子言者不一其詞摠只發明性體  
根源本善凡心術之微至事業之際可以葆合其初孖發其蘊  
者靡不歷歷指點必稱堯舜者見堯舜至聖無非泛性善中來



急見取此見我子天性之善  
而人聖有德矣孟子與之言  
大意謂性皆善而必稱說堯  
舜以實之蓋乘世子之初心  
而牖之也然談性善于性學  
不明之時在時子不能無疑  
心故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獨子曰世子疑吾言乎性善  
堯舜之外別無二理夫道一  
而已矣不觀古人之言乎成  
驪謂齊景公曰彼聖賢丈夫  
也我亦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亦何人  
也有為者亦若是之聖矣公  
明儀曰周公嘗曰文王我師  
也周公豈欺我哉由此觀之  
則人性皆可為堯舜斷無疑  
矣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

只重性善不重堯舜能復性○復見孟子者緣當時論性紛  
未能自信也不是求卑近易行道字即作性字不必說性之為  
道性只是一個善更無有不善者與之對也○三子以道無二  
故並以聖人自許此節須把三子可輕叙過後摠把聖賢不足  
畏有為心若是聖人為可師之意渾融發揮又要得他意氣激  
昂勇于希聖的口氣與下睽眩緊照說不但然道一之旨矚  
之言為景公發勿認吾我字是自道丈夫只當人看畏字是不  
敢擔當意子何人也非自謙是言與舜同性猶云豈別是一人  
也為字要發透為非必自立意見只自盡吾性便與聖人一樣  
文王我師謂我可師而至也原是周公之言只虛說至周公



也雖非家勝之邦猶尚有可  
乘之勢倘能以性善為必可  
復則希堯而堯希舜而舜將  
五十里之邦猶可以為善國  
但恐不能羨憤而有為耳故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世子其篤信吾言勿以疑而  
為不瞑眩之藥哉

補新道首道性善而稱堯舜  
可為末云可以為善國正  
以善根映說蓋性之善可  
以善吾身者此道也此道一  
善吾國者此道也此道一  
而已矣何不可為之有

定公董講滕定公薨世子謂  
其傳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  
我言性善堯舜之說于宋于  
心終不能忘今也不幸至於

豈欺句方說同是一性聖人可到意各要俱以性善入講不妨  
○末節首三句欲動世子意將五十里尚未弱小有可為之勢  
善國善字不宜單在治道上說這善字全在性善上得來蓋性  
統天下之同推性善之理以治之則善其身因以善滕之民滕  
便是個好國且據理開說勉世子意在引書內若藥二句全激  
發他有為意治深痼之疾必須毒藥去攻他方能拔其病根盡  
性者必須奮發自克方能去惡為善而國可善

定公節

此章重親喪固所自盡句下面不可他求是在世子是誠在我  
皆應此句○言於宋即性善堯舜之說世子四言牢記在心直



大故吾欲使子問于孟子。若何而有合于性善。若何而不親于堯舜。然後行喪禮之事。然友之鄰問于孟子。孟子曰。當喪禮久壞之日。而有志于復古。斯問不亦善乎。然人于手親無所解于心。則親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也。欲盡其心。當盡其禮。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吾所聞于曾子者。如此。世子諸侯也。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禮有常制。齊疏之服。三年之服也。餼粥之食。三年之食也。自天子達于庶人。親喪必以三年。蓋三代以未共之世子。亦以三年者。自盡

親之喪。真性。慈見不安。當時之短喪。行遺然。友問於孟子。此意便有不問父兄。不問百官意。○善之。其善其喪禮久壞之時。總結以此為問。親喪固所自盡。一句是。辛內緊要語。曰盡見不一。一毫不慊于心。曰自盡見不可一毫外求于人。曰固所自盡。見實在獨斷。而不可畧為入。操阻。然且泛說未着。世子身上言。引曾子一段。只重個禮字。禮也者。出于人心真切。而不容已。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適中其天理之則也。諸侯禮未詳其節目。要其大綱。在行三年喪。齊衰餼粥。皆在三年內。此禮自天子達於庶人。而其達也。不但一時為然。三代皆然。此皆古今貴賤各求自盡。而世子亦不可不盡也。○定為三年之喪。是世子欲自



其心而已。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復古禮，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其意若曰：夫有所受之，先祖者不必易也。世子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如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皆不我足也，恐為羣議所阻，不能盡于三年喪之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鄭問于孟子，孟子曰：父兄百官之不我足，有之也，其責不在人，不可以他求者也。古論禮者，咸折衷于孔子。孔子曰：君薨，為嗣君者，以百官之事，聽治于冢宰，而自歆粥，面深墨。

盡處，但世子行三年喪，則父兄百官亦當行，故不欲而阻之。膝與魯皆姬姓，而魯素稱秉禮，姬姓皆宗之，故稱宗國魯先君魯自文公禫祭未終，而思娶宣公未期年，而違女方不行，三年之喪，非周公初制也。膝亦自中葉方不行，不可者言不可及也。引志明其不可志，云先祖者立法之祖也。世數益遠，則以壞法為祖矣。吾有所受之，是代為先祖教後人之詞。言先祖有所受，則後人不可違。吾字指先祖。○吾他日未嘗二句，世子自謂平日不曾講求此禮，至今父兄百官見我行喪禮，皆不以我為足，非素行不足取信也。恐是恐格于群議，大事指喪事，子為我問孟，子是求所以息群議，使已得盡心行禮意，勿云不行則無以盡。



即子位而哭其哀如此百官有司莫敢不哀以上之哀有以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二之風必偃是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人言何足慮哉然友反命世子曰然以哀為先是誠在我之責五月未葬歸廬未有命令教戒百官族人可謂之曰知禮及至葬四方弔使來觀之但見世子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其真心足以服人如此非得于孟子之教而何哉

我之心欲行則阻于衆人之議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謂隨他足不足勿管他只自盡其心而已君薨一段只是斐明真情在人自不容解不重上感下應說莫敢不哀非哀其象君也愛親之心激發而不能已人君以孝治天下之大機括位是哭位好是好以禮自盡是在世子堅其所當自盡也○世子曰然其不可他求之言是誠在我有當自盡斷之不移意五月四句是未葬時能自盡而感近人及至葬五句是方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居廬是行諒陰之禮未有命戒是行不言之禮即孔子君薨聽於冢宰之禮也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即孔子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之禮也可謂曰知是心裡道可口中說他

補為國章全直通章歸重急

民事而行助以養其民上若以教養對說則失本支



之辨。若以君子野人對說，則失賓主之辨。若以貢助對說，則失立言輕重之辨。前有問為國而結之曰：新子之國，後有君將行仁政，選擇使子，結之曰：在君與子，其昭應自明。

為國章講。滕文公有感于孟子，猶可以為善國之言。而問為國，孟子曰：國依于民，依于農，民之農事不可緩視之也。詩有云：凡我郊民當其晝，則于某當其宵，則索綯，亟乘其屋而治之。何若是亟也？則以未春將復播百穀而無暇及此，即此詩觀之，我周家以農事開國者，亦不忘咨嗟告戒于歲時，即今日之不可緩

知禮觀是四方來觀者，弔是隣國來弔者，勿混看。大禮甫行而遠近胥悅，蓋惟性本善，故孟子說到懇切處，足以動世子，世子行到懇切處，足以動當世之人心。

為國章

此章新子之國分。上是告滕君以民事之務，下是告滕臣以民事之詳，以民事為主。上半搃論助法當行，正是急民之事。學校特行助法，所當行耳。下半搃論經界，曰：常制，曰：形體，皆所以行助法而急民事。貢法特兼言國中，所當行耳。切不可教對養，以貢對助說。○民事，暗指制產行助說，不可緩。是教文公當看做第一件，非謂民事緩不得講。內全要會經畫區處，以應下面



可知矣然欲重民事當制民  
產民之為道也有常產者有  
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  
恒心放辟和侈無不為已及  
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  
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  
可為也知罔民不可為則知  
常產不可不制矣是故賢君  
者仁人而在位者也仁則沖  
然若虛吾知其必恭仁則淡  
然無欲吾知其必儉恭則禮  
下而曲体其情儉則取民有  
制而不竭其產仁道也陽虎  
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為國若而緩視民事是徒知  
為富而已烏乎仁試以三代  
制民恒產與其取之制言  
之夏后氏授田五十畝而計

等意勿泛講幽風志農也周公採民風而舉以告成王俾猷猷  
情狀究在目前可見不緩民事乃成周以來家法舊謂民自急  
其事見君尤不可緩非是下正言民事所以不可緩之意而不  
仁者宜戒仁者宜法○次節重無恒產三字恒產即民事民之  
為道道字看得活民有民之道而係于為蓋隨上人以轉移而  
厚生浚性皆民所自具之道也有恒產則有恒心而為恤民之  
仁無恒產則無恒心而為罔民之政此民事所以當急也○是  
故二字承上仁人不可罔民說來賢君是仁人不緩民事者言  
為國為民之賢君必恭而且儉既能禮乎下而又取于民有制  
其恭儉為何如恭儉意串下不必太分枋要垂重取民上須知



五畝之輸以為貢，殷人授田七十畝，而代公家之耕，以為助。周人授田百畝，而酌上下之制，以為徹。是夏殷周者，或取一千什之中，或取一千什之外，其實皆什一也。何以為徹，通衆力以效之官也。何以為助，藉私勞以為其上也。凡此皆先王立法定制，以宜民也。然果以何者為盡善哉？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二者校數歲豐約之中，以為一定之常制，以既成則惟其法不惟其時，況其時不通其憂，樂歲粒米狼戾，即多取之而不為虐者，則限其所校而寡取之。凶年糞治其田，而不足自給，則必按其所校。

禮下亦為民而禮。人君若存心民事，自不敢輕侮天下士。蓋賴之以致養於民耳。○陽虎節不是仁富不兩立的話，必不仁然。後可以為富，必不富。然後可以為仁，為字有作為工夫。孟子引來見閭民便為富，不仁取民有制便為仁，不富較重為富，不仁邊○然于制民常產之中，而寓取民之制者，莫如三代。三代之制，如夏每人授田五十畝，而以貢法取民，殷每人授田七十畝，而以助法取民，周每人授田百畝，而以徹法取民，名雖不同，而一者在官，九者在民，其實皆什一也。要重君未嘗多取，意徹者徹也，不是通行貢助之謂。蓋耕則通融，無彼此之分，收則均平，無多寡之異。如徹上徹下，取通融之義，助者藉也，不于私田內。



而取盈焉。取盈之害何如。人君為民父母。取在仁民。乃使民當歲凶而助。然將終歲動動而不得以養其父母。又請貸于人。以蓋取穀之盈。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流弊至此。亦立法者之不善耳。若取則寧有是耶。夫田與祿二者相頡。今在祿之法。勝既行之矣。獨以助為不必行者。豈以其制之非周乎。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乃有公田。而周詩之詠如此。雖周亦助也。豈別有徹法哉。恒產既制。恒心可興。然後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謂之庠者。取養老為義也。校者取立教為義也。序者取習射

取民之稅。而惟于公田內借民之力。如賴藉之義。此二句非徒釋其名義。正欲深著取民有制。以見良法之中有美意。當為治地節。通是龍子之言。孟子引之。見今日當行助。厚貢不善。必是後世行貢之弊。非禹貢之舊也。校度凶歲樂歲之中。定為常貢之法。此後世討便宜法也。多取向是。設詞舉取。只是未嘗加多。非于常數內反少之也。取盈法。非加賦。只是要滿常數。為民父母以下。俱跟取盈說。然連着不得。養父母說。蓋一年辛苦所取。曾不得用。以為養而盡以輸之於官。其恨當何如。且所有者已不得奉養。而所無者。又苦于借貸。所以使老稚轉乎溝壑也。惡在其為民父母。言彼之為父母。處果在那裡也。若助法



為義也夏之鄉學曰校殷之鄉學曰序周之鄉學曰庠若國都之學則三代共著之為學自鄉而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而小民自親于下矣此非當與助法而益舉者乎有王者起欲行制產之政必未取法于滕是滕為王者師也既可以師王者而何難為國乎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于力行之而為王者師亦可以新于之國而翻然聳人之耳目矣為國豈外是哉

則隨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安有如此之弊哉○滕既行世祿不可不行助法蓋世祿出于公田不行助法則無公田世祿何所出必是加賦于民玩一固字隱然見只未行助耳有勉之使行意○引大田之詩見助不惟行于殷而亦行于周當体贴一雖字與亦字言雖周先王立法之初占以助為善而行之而今怎麼不行○重民事之後民各遂生禮義自然可興設為句是指文公當設學以教民也教字內要隱一模寫出明倫意只勿顯露耳庠者八句叙三代建學之制所謂養者羣鄉之老者皆就養于斯取尚齒之義所謂校者羣鄉之子弟皆授業于斯取考校之義所謂射者羣鄉之子弟皆比耦于斯取觀德之義

畢戰至末節講文公因孟子之言遂一意欲行助法而使其臣畢戰問井地之制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井地之仁政



選擇于衆人之中而使子董  
其事乎必勉之夫仁政必自  
畫經界始經界不正則井地  
以未分而不均穀祿亦以未  
制而不平恒產混淆便于侵  
削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  
界以亂之經界既正則由分  
田而制祿一舉犁然可坐而  
定也夫滕壤地雖云褊小特  
有為君子焉將有為野人焉  
無君子莫治野人而制祿固  
不可廢無野人莫養君子而  
分取可不先哉請于野外都  
鄙九一而行助法寓公私於  
井地與穀祿胥有所出矣若  
國中鄉遂之地不便井授者  
則行什而取一之貢法使之  
自賦亦所以通助法之窮耳

三者以其大有關係故三代迭相為治各取一義以名學夏禮  
揖遜欲興天下之禮讓則教之六德六行故曰校廢當革命欲  
消天下之干戈則教之習射觀德故曰序周道尊親欲  
天下干尊親之化則教之養老尚齒故曰庠庠序校皆鄉學也  
國學也此上只是叙三代建學之制耳所以明人倫三句方是  
學校闡民風而人君不可不設意皆所以字有味作用雖殊用  
心只要使民觸良心而範之倫理將天叙本來一勤破夢中  
得醒不徒昭揭曉示也兼鄉學國學言小民親正人倫明處指  
實三代說親者民各自相親非親上也然要本於恒產之立有  
國者之於民事頗可緩哉○有王節承上來言助法行而學校



然制祿可以養君子矣而制祿常法之外。鄉以下必有圭田以供祭祀其數則五十畝馬為厚君子誤也分田可以養小人矣而分田常法之外于餘夫未授田者先給以二十五畝為適小人設也二者皆行十。九一而助之中者而其善民俗也當何如哉但見死者徙者無出其鄉而此鄉田之民全在一井之內出入則相友伴而全歡樂守望則相夾助而全其捍衛疾病則相扶持而全其困苦則百姓親睦民俗善矣同井之制何如方一里而畫一井。內之田共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以供君子之祿八家皆有私田

設此王道之可以世承者也我師禹湯文武如此舉行則有王天下之君起焉必來取法於我而六欲如此行是為王者師矣註雖未能與王業未妥切取法以養民為主而教帶言○周雖節引詩言文王新命正策以力行也力行亦重制產邊有激發自振不阻于卑弱意新國主振張國勢上看蓋國依於民既得而國勢自然改觀所謂肇基王迹者也合上節俱是行政之效皆激勵歌勸文公處亦字對文王言

畢戰至末

畢戰以下逐段要點入經界字問井地先養後教也仁政指井地勉字使字來要必副其任意蓋井田王政之本而經界又



自部而全助力以養公田公  
事一先一後何其有序而不  
紊哉所以別野人之分宜養  
君子蓋于親睦之中而又寓  
尊王之意也然井田之法不  
而已久凡吾所言特其規模  
之大畧耳若夫度時因地而  
潤澤之令不拂乎今而亦不  
悖乎古則在君力行于上而  
操縱有員机子必勉于下而  
輔理有良法茫此田可分祿  
可制其于為國乎何有  
補新直孟子告滕文公只是  
為國在行助法告畢戰只  
是行助在正經界故後段  
反復言助之規制與愛通  
之道大抵九一而助什一

井田之本也經界者經理其田之界正恒產所以分或有多寡  
偏侵民便不得安其生經界既混亂不正則公私中外之田皆  
無畫一的界限故田無定分豪強者得以兼併而使小人失所  
賦無定法貪暴者得以多取而使君子失所暴君汙吏身為貪  
之尤那問強者之兼併故慢其經界經界正則曰因界而有定  
分賦因界而有定法坐而定者言不勞可均而平也一反一正  
提發明必自經界始意○夫滕節推分田制祿不可偏廢之由  
將為二句分言其必有下二句不重相須意只重不可相無惟  
不可無君子故當制祿惟不可無小人故當分田然世祿滕固  
行之重不可無野人邊○請野九一而下不是泛論田祿正教



而賦及中公外私先公後私皆所謂正經界也。正經界即行取也。行助即取民有制也。取民有制即民之所必有恒產也。制民之恒產正不緩民事也。總是一套事。

不許行章全旨許行之托神農也。意欲以並耕亂仁政耳。故孟子闡其並耕之說。拙詐如陳相既學于陳良。陳良原是悅周公孔子之道者。而何為學許行並耕之道。並耕之道既已甚謬。而何為又學其治市一價之道。此孟子所以深斥之也。中間雖有責其倍師正見並耕之不可學也。

之正經界處請字承上定字說。若曰請言所以定之者。以下皆其所定。九一以區數言。什一以畝數言。野外田可井授。九區之中畫為一區。養君子而野人收其八區。國中田難井授。故十分中把一分賦君子。而野人得其九分。此亦所以濟助之不及也。九與十是分田。一是制祿。圭田餘夫。即將井田未有厲者。撥與他。此常法之外。又有一法也。圭潔也。繫已奉公。無私。畝利已之心。制以祿外之祿。則養廉之需可不廢于追遠。分以田外之田。則入口之餘可不虞于不給。聖人思慮周到。不欲一民失所。一念失平。此者安少懷之度。死徙節言井田之法。有以善民俗。蓋經畫既周。民有常產。無流離瑣尾于外者。非死徙遷居之



許行章講孟子井田之法勝  
將見之施行矣楚人有許行  
者欲除壤其分別君子野人  
之教而托為神農之言自楚  
之滕種門而告文公曰遠方  
之人聞君行井田之仁政願  
受一壘而為氓文公與之居  
處其後數十人皆衣褐示其  
分之所宜也皆捆糶織席以  
為食示其力之所出也其簞  
鼓人心之意隱然寓于飲食  
間矣特又有儒者陳良之徒  
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  
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井田  
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  
氓蓋亦浮慕之意耳陳相一  
見許行聽其為神農之說而  
大悅盡棄其耒于陳良者而

謂一鄉之中其田不下萬井搃之無不井之田則搃之為八家  
同井而合作均分人安其業也常則出入相友而作息之情合  
變則守望相助而防患之慮周疾病相扶持而保合之念殷如  
此則比閭族黨之間藹然仁愛和厚之俗於井田實有賴焉  
方里而井是畫野之定制井九百畝是分田之定數必分一里  
而後可以周井田之度惟九百畝而後可以稱井田之形搃是  
一事也中公外私以定其區官不侵民民不侵官此數句井田  
形體之制即上請野九一裡面事重在公事畢三句上下之辨  
民志之定都在於此猷畝之中有朝廷之讓安養之際不失禮  
教之節所以別野人而生其恭也當時惟恐助不利上而去其



李馬陳相見孟子遂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之君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自給而無治民之事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坐享于民則是病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欲闢許行並耕之非先即其不能善者以難之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蓋欲攻其不能善而先詰其所不能為也而相果應曰然吾許子方以並耕望其君豈有不種粟而食者殊不知粟汙而種也自粟而外其不能善者尚矣也故又問之曰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又問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枲也

籍容知其不然乎別野人與百姓親睦相應有尊君親上意非借此區畫而分別野人之賤也不可添出君子字觀後大畧句則註中詳字宜忌○此其節通承仁政必自經界以下來大畧即大槩也潤澤非文飾之謂所謂善用法也潤者柔而不硬澤者滑而不澁使因時化裁斟酌通融與民情土俗相宜耳在君與子句有千載一時不可虛過須要見三代之盛世後區區雄聞也形容此意出方得孟子屬望之意

許行章

此章以並耕為主而未二節同價之說特因其所遁而闢之不泯予重須知許行立說只要將耕與治併在入君身上去做便



冠皆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  
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  
于味曰許子以釜甑爨以織  
耕乎曰然曰自為之與曰否  
以粟易之

以粟一節講曰以粟易械器  
者既不為之粟而病陶冶陶

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  
之械器而病農夫哉且許子

若以不自布而資于人者為  
相厲則何不為陶冶之舍使

凡物皆取其官中而用之何  
為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

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如  
陶冶之數者不一不可以畊

且為也曰然則治天下獨可  
耕且為與夫大人有大入之

事倘有大而侵小者入必以

君子小人混然無別。孟子闢他。要將耕與治作兩項事。故曰獨  
可耕且為。只獨可耕且為一句。已闢倒許行並耕之說了。下皆  
述此申明之。

有為十一節

此十一節是因陳相附和許行。而詳闢其並耕之非。○許行見

孟子言三代之說為文公取重。故託神農之說。駕之帝三代之

上。欲諫動人主及天下耳。着一為字。見造言而託之者。仁政指

分田制祿言廬非市宅。乃耕民之居。與之處。授一廬也。數十人

見惑之者。衆衣褐。見不用尊貴衣服。捆織為食。見自食其力。此

處。已露出並耕意。○陳相實為仁政而歸。不比許行為壞法而



為藝小人荷小人之事倘有  
 小而優大者人必以為當且  
 不特大小之不相兼即一  
 之身而百工之所需者如  
 必自為而後用之日亦不給  
 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  
 心或勞力勞心者居上而治  
 人勞力者居下而見治于人  
 治于人者出賦稅以食人治  
 人者享俸養以食于人彼此  
 相頌天下之通義也獨欲治  
 天下者耕且為何哉  
 補新道或勞心六句正見治  
 天下者但治而不耕以反  
 上耕且為之意蓋許行倡  
 為並耕以陰壞孟子之法  
 故孟子闢他仍要分別個  
 君子野人勞心勞力之說

來曰陳良之徒見所宗者正與其弟辛見天倫同氣之雅非若  
 數十人朋好之衆也聖人之改損湯武井田之制○盡棄其學  
 陳良者學許行見異說易惑人賢君淺說個有志慕古惠民  
 意未聞道指神農之道不妨賢者以下詳其未聞道而不得言  
 賢並耕與民各自耕非耦耕之說此句重看瓊瑤非必親身為  
 之大槩言其不食于民耳許行見厚斂病民便把倉廩府庫為  
 厲階惡得賢與賢者俱指合神農之道言與上賢君賢字不同  
 ○許子即歷詰其耕之不可兼者以為闢之也首二句另講  
 許子所能者只種粟一事自種粟外一衣一冠一屨一械不能  
 自為必以粟去易則陳相之說立窮矣自織之歟當搃承衣褐



正致坡而二之非欲五而合之也。大人治人而食于入是宜於上而米始不通于下此之謂通義惟其上而通于下故為上之所宜惟其下而通于上故為下之所宜此之謂通義

管堯三節講治天下者而可耕且為則古聖人當先為之也。吾觀之當堯之時天下猶未盡平也洪水橫流氾濫于天下是以草木因洪水而暢茂禽獸因草木而繁植民無畔稼之地而五谷為之不登禽獸之傷于人者莫驅而除而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堯為天子而獨憂之然不能自為也率舜為相而布治焉

冠素來冠素只是無文飾不限白色。以粟。勤因其耕之不可兼工者深闢其治之不可兼耕以粟二句就上文兩個以粟易看出。陶冶二句就以粟易器械上生出勿西乎此見農工之相濟處。兩個厲字從厲民厲字生來且許子五句一氣言三何字不可脫上二句詰其何不自為于已下三句詰其何必交易於人百工二句重許子農難兼工為字是為百工此節連上節俱是詰問之詞說者多于厲農夫執下即補出滕君豈為厲民似太早觀豈字執字点畧帶詰詞。然則治天下句要照本文口氣耕不能兼治說若曰治不能兼耕則倒矣為字指為治治天下字要重蕤一曰萬幾意有大人至而路也見上下難相兼



勞使益為火正而掌大益烈  
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以開  
禹治水之勢禹疏九河滄海  
累之水而注諸海決汝漢排  
淮泗而注諸江水土既平然  
後中國可得耕而食也當時  
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  
入只欲身民正耕得乎然中  
國得食舜亦親為之也又用  
棄為后稷之官而后稷亦未  
嘗親為耕也教民稼穡而樹  
藝乎五穀由是五穀熟而人  
民賴其養育然人之有道也  
飽食煖衣隱居而無教則近  
于禽獸聖人有愛之使契為  
司徒教民以人倫父子則教  
之以有親君臣則教之以有  
義夫婦則教之以有別長幼

的或勞心至通義也見上下實相濟的有大人二有字重看見  
得各有其事不相混意且一人之身指許子所為備勿云官中  
備用只可云百工所為備具以待人之貿易率天下而路言兼  
為者無休息之期故曰或勞心六句只做四句讀或勞心二句  
見勢無心力俱勞之理下四句每二句相連勞心者非無所濟  
于人立綱陳紀而治人彼勞力者不過奉令守法見治於人而  
已此一句重在君子治小人上治於人者非無所濟於人輸資  
供賦而食人彼治人者不過坐享玉食食于人而已此一句重  
在小人養君子上未句是斷語通共也義者宜也凡為上者皆  
宜勞心而治人凡為下者皆宜勞力而食人故曰通義不可



則教之以有序朋友則教之以有信其教之之方何如放  
勤之命契者有曰民之勤于  
人倫者勞以勤之向于人倫  
者秉以收之匡之而繩其人  
倫之偏直之而整其人倫之  
枉輔而立之無靡于人倫之  
中蓋而行之無歉于人倫之  
內如此乎教不一法者使之  
隨教而不待勉強而自得  
之猶恐其已得復失也又故  
而振作提醒加以德意而教  
道備矣夫以得食之民而猶  
命官申教之無已聖人之憂  
民如此而暇耕乎

相濟說○當堯五節摠見堯舜諸人只牧以汲去幹治入事  
更不惹着食入事正為大人之事而不侵小入之事者也要見  
是引證或勞心數語意○天下猶未平猶字有味註明洪水橫  
流二句重看草木五句摠見洪水之災草木得洪水而暢茂禽  
獸得草木而繁植暢茂則五穀不登矣繁植則禽獸逼人矣獸  
蹄鳥跡正禽獸逼人處堯獨憂之所謂勞心以治入然惟舉舜  
敷治而舜因承堯命使益禹復也  
益視山澤草木熾者而焚之九河濬潔是西北之大水為堯孫  
諸州之患者汝漢淮泗是東南之大水為荆揚諸州之患者注  
江注海亦因其勢而利導之既有通分二意論是疏通決排皆



任之已內故堯弟以不得舜為已憂一得舜而治寄之舜矣舜弟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一得禹皋陶而治寄之二臣矣若夫以百畝不治為已憂者農夫事也農夫憂也而堯舜豈憂之哉堯舜之憂則堯舜之所以仁天下耳分人以財備謂之惠教人以善僅謂之忠惟為天下得人以其理旁及無外則謂之仁夫仁天下之功大矣而惟在得人則是入豈易得哉是故以天下與人猶易惟未得人之先而為天下之故歷試而救下之則難此堯所以惟愛不得舜人所以惟愛不得禹皋陶而不暇為百畝易也孔子有

去其壅塞也可得而食要味可字前此洪水則無可耕之地今地平天成故可開粒食之原未就是穀熟也八年言其久三遍言其勤畢竟是懷襄之勢未除不得入也如此說方切不暇耕意○平成之後粒食尚艱故舜命稷為農官以播百穀初種曰稼歛曰穡如示以耕耘收穫高下之宜樹藝即教民事育者遂其生也人之有道道字即性中自有之道下父子有親等五有字正應此一有字皆因其固有而導之勞之五句是命契以敷教之方見聖人多方敷教委曲反覆殷勤惟恐入於禽獸意用力於倫者勞以獎勸之趨向於倫者來以招集之心恃於儉者匡以開其和事反於儉者直以矯其枉四者正輔以立于



言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  
大惟堯則之蕩乎民無能  
名焉君哉舜也巍乎有天  
下而不與焉夫堯名不與治  
至于堯舜止矣堯舜之治天  
下豈漠然無所用其心哉亦  
心于其大者而不用于耕耳  
夫以堯舜而不用心于耕則  
今之治天下者豈能賢于堯  
舜耶而並耕何為也許行之  
說長見其妄矣

補新道此結上意來說堯  
舜之憂堯舜之用心者大  
見是勞心者治人如此非  
是上文是不暇耕耳為不  
必耕之說也上文說兩個  
為已孟子恐人謂堯舜是  
為欲成已之治也乃說

人倫之中，翼以行乎人倫之道，使自得其所固有也。德指勞來

等之德意，振是鼓舞，又從而鼓舞其民，使日新又新，而我之德

意更拳也。此不重民心易放，只重聖人憂民無已，天下未平

則憂洪水，洪水方平，又憂五穀，五穀方熟，又憂人倫，主治者如

此輔治者不得不如也。今日命廷禹，明日命稷契，那得有工夫

去耕，此不暇比上深一步，在憂上說，末節二聖人俱兼堯舜。

堯以節是結上，兩節勿分上為不暇耕，此為不必耕，蓋有堯舜

之已，則有堯舜之憂，有農夫之已，則有農夫之憂，堯舜以天下

為已，故不待舜禹皋陶，分明是為天下，而却以為已，憂已字便

見天地萬物一體之意，講內要在已字上，生議論農夫也三字。



是夢乃為天下耳。以天下屬之已故為已。即為天下。此處最好相照相聯看。若是用心于耕便小了。而曰大哉。若是用心于耕亦民而已。而曰君哉。於其無能名處。不與慶見其心。遊天地萬物之中。而不存塵芥委瑣之內。

吾聞五節講天誅行。不足論子頌一見而悅之。亦異乎吾所聞矣。吾聞用中夏禮義之教。而變化蠻夷之人者。未聞以中夏之人。而反變于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乎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有志拔俗。豪傑之士也。子之兄

見堯舜不屑為意。○分人教人。俱是治天下者。亦主憂言謂憂人之無事。○分之以財。但曰惠耳。而惠固難遍也。憂人之失性。而教之善。但曰忠耳。而忠亦有限也。惟為天下得人。則即此為天下。一念是以天下為一體。我之精神命脈。盡與天下通。豈不是仁。只主我心懇切。不主澤民。說是故。知其人。可以授天下。便把天下與他。這只爭個能捨不能捨。却是容易的。若要得一人以任天下。私毫少誤。便害許多大事。此真為君者所難。要在為天下三字。發出一段難的意思。難是贊詞。不作知人不易。○孔子節引以詔堯舜。不用心於耕。總結上四節。意只取無名不與。兩句反起。用心一句。無名是忘言之化。不與是無為之治。似皆



弟事之數十年師死未幾而  
逐倍之以學計行去不意中  
國之人反見變于夷如此也  
獨不聞孔門諸弟子之所以  
尊其帥乎昔者孔子沒心喪  
三年之外門人治任擔而將  
歸入揖于子貢相嚮而哭皆  
失聲然後歸子貢反而築室  
于墓塲獨居三年然後歸他  
弟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象  
似聖人故以所師事孔子之  
禮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  
夫子迫出尋常吾不能狀其  
清殆江漢以濯之吾不能狀  
其輝殆秋陽以暴之皜乎  
不可尚已若有雖賢不過借  
潤于細流振彩于末光耳安  
可以事夫子者事有若哉今

無所用心者不知堯舜之治豈無所用其心而能坐致哉特  
用之於耕耳不用於耕內隱然有用心於得人意豈無二字要  
還他善只說有所用心去不妙用心脚上憂字即前勞心

吾聞五節

此五節反覆責陳相倍師之失但責倍師處亦是關並耕前後  
只是一意○用夏變夷用諸夏禮義之教變化夷狄之人使從  
吾教也陳良六句言陳良用夏變夷為可師周孔之道即禮義  
良壯學於中國自北方而言濡染於周孔之教者深良固未能  
或過於北方之學者在楚國而言可謂自拔流俗而為豪傑之  
士也子之兄弟三句只渾說他不善變下面方詳責其倍師



也南面執舌之人非毀先王之道如許行者子頌信子之師而學之亦異于曾子之尊孔子矣吾聞人之有處出幽谷而遇喬木者有之未聞愈狃愈卑友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亦異矣哉魯頌曰戎翟是膺荆胥是懲周公于夷狄之人方且膺而擊之下是之學舍夏即夷亦為不善矣矣其知所學于陳良何哉不善矣固不足惜而必亟耕之說禍天下亦獨何與

補新言此雖責其倍師自為一段然非先王之道則是直接上脉蓋不用手耕者先王之中道若混君民而無等則夷矣以變於夷與

學許行之非。○昔者節舉聖門皆不倍師以責陳相而曾子段較重此三子將歸而入揖子貢必子貢主喪事相向哭者悲生所宗也此是群賢之不倍師及復也築室於場獨居極思慕之切也此是子貢之不倍師子夏等欲事似聖之有若公見不倍師處但只是想像聖人言行氣象曾子直窺其心體而舉江漢之濯秋陽之暴形狀之蓋心體原空之洞。聖人獨全其心體無一毫點污殆濯之以江漢者然無一毫障翳殆暴之以秋陽者然總是一疵不罅萬里明淨極其潔白而不可尚者也此曾子獨寫聖人之真為尊師之至舉此重責陳相。○非先王之道謂非諸夏禮義之教也作非毀看者未妙曾子不事似聖之有



不善變相照中間說出悅  
周公仲尼之道而引孔子  
沒一節與仲尼相應引周  
公方且膺一節與周公相  
應春秋時楚子以借王獨  
夏壞中國君臣之義戰國  
時許行又以談鋒設行壞  
中國君臣之義故斥之為  
南蠻荆舒

從許子二節譴陳相猶堅執  
其說也乃曰許行不惟有奇  
心之術而且有益物之法今  
天下一市之中不勝異宜者  
由夫物價之不齊也若從許  
子治市之道則市價不二因  
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遠市  
亦無有或欺之者如布帛有  
長短也但論長短同則價相

若陳相乃師冰聖之許行故曰異於曾子○出幽入谷當就學  
術趨向正意講口氣不可像引詩而相之倍良學行在言外見  
之方佳○戎狄二句是詩周公一句是孟子釋詩意以起下責  
之詞周公方且膺之懼中國胥而為夷也今許行之學即是  
戎狄即是荆舒子是之學是為戎狄所變甘冒周公之所膺也

從許子二節

此二節因益耕之說窮變為治市之說節外生情為許子辨且  
見已學之是故孟子又闢之○市價不貳是主惟不貳所以  
無偽而莫欺見其道能返淳還朴若雖益耕而得暇人雖交易  
而不煩四個價相若正是不貳之實都不論美惡精粗但以度



若麻綆絲絮有輕重也。但論輕重同則價相若。五穀有多寡也。但論多寡同則價相若。屨有大小也。但論大小同則價相若。夫然則物無獨高之賈。市無飾賈之人。雖與自工交易而不必煩此。託行有得于神農之道。而可洗耳孟子又進而闢之曰。大物之好醜異。質良楛異。功不能齊。一物之情也。吾詭其不齊而較之。或相去以倍者。或相去以推者。或相去以什者。百者。或相去以千者。萬者。子比其不齊而同之。是亂天下也。設若巨屨小屨同價。人豈肯為其大者哉。而他也可推矣。逆許子一價之道。將使人競為濫惡之

量權衡。殊之如長者一樣價。短者一樣價。不是長與短同價。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量斛言。大小以形體言。○夫物不齊。至千萬言。物理不可強同。下惟其強同之害。不齊言精粗美惡不齊也。物之情言。氣化參差。人工巧拙。乃自然之實理也。倍莖十百千萬。是一物而精粗美惡相去之數不齊如此。不齊處便是物之理。因其不齊而不齊之。便是因物付物。違物之理而強欲齊之。這便是亂天下。亂非禍亂。即下相率而為偽者也。巨屨以下。正申明同價亂天下之意。何也。物有精粗美惡。猶屨之有大小。若巨屨小屨同賈。人不肯為其大。喻精與粗同賈。人不肯為其精。相率為偽。正天他國中無偽之說。此極言許



物以相欺相率而為偽者也  
如之何能治國家然則許子  
之道豈特並耕之說為不可

必耶

補新愈孟子開許行齊物之

非無非申明已前篇分田  
制祿之法為必可行以堅  
滕之治也滕治雖不終而  
入倫物理之分設此不決  
裂于異端之道則孟子之  
力大也

補墨者章全直厚葬其親祭

于其心之不容自已這便  
是夷子求見孟子之前茅  
孟子舉上去葬親之事亦  
見得葬于不容已既得葬  
其親厚則愛無差等之說  
不攻而自破矣

行不可從以見陳相所學之非

墨者章

此章只重一本二字人以本生愛因本在本一則愛自不能不

善等此人心自然不容已處夷之雖漸于墨教而厚葬其親仍

有個一本底意思在乃其良心不容晦處故孟子從此處挑動

他天之生物三句是泛生人之始說起以天理明一本之義蓋

上世節是泛葬親之始說起以人情明一本之義道得天理人

情沈痛悲切宜夷子之聞言而悟也○墨者是治墨翟之道者

曰夷之而冠以墨者見其初不幸而陷于墨也學於墨而求見

吾儒其心必不安于彼而求慕乎此便有反正之漸了孟子不



墨者蒞有治墨之教者夷之學于墨而不安于墨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恐其心之錮而言難入先却之曰吾同願見今吾尚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必求也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因徐辟以質之曰夷子求見至再吾今則可以見矣但彼此學術不同不直言以相証則道隱而不見吾且舉夷子之事以直之吾聞夷子學于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墨之道主世教而易天下豈肯以薄為非是而不之貴尚也薄者貴則厚者賤然而夷子莖其親厚則是以所貴者教人而以所賤者事親

輕見而託疾以辭之重吾道也夷子不來令夷子不必自來○他日又求見仍是因徐子吾今則可以見鑒其誠也當時楊墨之言盈天下不直言以攻彼之失則吾儒之道不著我且直之且字有味謂未即見之而且盡言以相質也吾聞七句正是直言處以薄為道如何思以易天下彼其意謂天下皆吾一體何問親戚使天下各無親無疎畧無差等共納于大同之治故其說足以動人而思以易天下者豈以為薄道非是而不貴也是字據此道言貴字據彼崇尚此道言惟以為是故貴尚之所貴在薄却又莖親厚則是賤爭親了只要激出他本心來不是真個說他賤事親要他以薄為貴○夷子所稱儒者之道古人若



也。心迹刺謬前後參差果何故耶。徐子以昔夷子夷子將以已之厚葬為是則與其道之薄者戾矣。以墨之薄道為是則已之厚葬又無謂矣。于是為兩林之詞曰墨者以薄為道固然儒者之道亦有之古之人亦儒者也。觀其言曰若保赤子此言果何謂也。倘亦垂愛之指乎。但之意則以為萬物一体用愛俱無差等。弟所施之序則自親始而後及之人耳。是儒者未嘗不盡愛不厚以墨之兼愛為非。而吾之厚葬正施由親始又豈得謂以賤事親也。孟子曰夫夷子所謂愛無差等者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

保赤子此言何謂是轉詰之詞如云孟子譏我兼愛乃儒者何故必有是論之則以為愛無差等保民與保赤子同但施則由親始此子之所以厚葬其親也愛無二句是夷子誤解書詞根若字來故孟子特即愛無差等而辨之夫夷子以若保赤子為愛無差等者豈以儒者之道為親其兄之子若親其隣之赤子而果無分別乎彼書之言自有取譬而云爾也赤子匍匐正解書意言書之意以小民無知犯法罪不在小民而在上失其道若赤子匍匐入井罪不在赤子而在父母不謹故為若者保民之無知若保赤子之無知也書之取義如此豈如墨氏兼愛之謂乎天生物三句見人各本一父母決不容無差等的一本



其類之赤子乎。子雖同而親則別。安得比而同之。彼書所謂若保赤子者。蓋別有求義。爾也。彼謂小民無知而犯法。非民之罪。猶赤子無知而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故人君保民。當如保赤子。豈愛無差等之謂乎。且物生于天。本于親。是父母本為吾一本之親。實天使之庸有二乎。而夷子踏人視親。有二其本。此其為並愛之故也。蓋亦反諸其並親之心乎。蓋上世禮制未起。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于壑。相沿以為固然。迨他日過其處。狐狸食之。蠅蚋姑嘯之。不覺其顛有汗泚然。睨而不忍視。是此

猶云一脉也。二本二字。主夷子心下二視之說。情不鍾于一脉之父母。而有所岐而二之。故大惑不解如此也。俗講父母固一本。路人又一本。殊不得題趣。○蓋上世節因其厚葬之本心。而痛言之。所以深明一本之理。上世之委親于壑。非忍棄之也。禮制未起。不曉如何殯殮。故姑置此。他日過。非偶然經過。分明既委。後不忍忘。漫往過。低面。即此便見天性之切。及見其親為物所傷殘。不忍正視。不勝慘愴之狀。泚然達于面目。非為人泚言。非為旁人見。我薄親如此。而發愧也。哀痛迫切。根於中心。發出正可驗其一本處。蓋歸字有急之義。掩之誠是句。是起下語。蓋以掩為是。則此一點掩心。就是孝子仁人之心。不消到葬親



也非為人見之而泚，自其中  
心哀痛而達于面目之間，蓋  
婦反藁裡而掩之，而塗理之  
禮舉矣。掩之而誠是也，則孝  
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  
以厚之，而不以薄為貴矣。今  
夷子厚塗其親，似有合夫仁  
人孝子之所為，而不昧一本  
之理，乃謂愛無差等，而感于  
墨氏二本之教，謂之何。批徐  
子以告夷子，夷子聞一本仁  
孝之說，而感動于心，悔然為  
間曰：夫子已命之矣，是夷子  
之不終于墨也。

補新直夷子厚塗其親，此是

本心明處如何，又蔽于墨

教，墨教則兼愛而未見所  
以愛親也。若要自見其所

厚而後為仁孝也，誠是着力看，惟其出於誠，出於是以合道  
此喚醒他處，則必有道甚含蓄，不可露厚塗字，因上通說情故  
揭道字，見為天理，人心至極，非私情也。○上節說得一本極切  
故夷子悔然自失，有覺今是昨非，意命之矣。謂吾雖未親見孟  
子，而聞其所以言，已有以教命夷子矣。須模寫他恍然悔悟意

### 陳代章

此章首二節，明不可屈已，往見後三節，明屈已，往見之斷不可  
為大意。歸重末二句，要發枉不能直之意。不論直尋直尺，大抵  
有所枉，決不能有所直。○代亦知孟子非急功名，但欲其急于  
救世耳。故以不見諸侯為小節，今一見之內，便含有不待招意。



以愛親之心只是觀天之  
生物之一本處一本字是  
吾人一生用事的真脉亦  
此章歸儒的原脉孟子之  
原差發于一本也而蔽于  
墨氏之華愛則二本也一  
本是命于天二本是蔽于  
人蔽于人是墨者夷之命  
于天是孟子命之

陳代章請陳代歎孟子急于  
濟世乃言曰不見諸侯宜若  
小節然今畧小節而一見之  
大則可以君而王小則可以  
君而伯即不必希殊榮實可  
以振風抱亦何難于一屈乎  
且志曰枉尺而直繩所屈者  
小而所伸者大宜若可為也  
夫子何不為之耶孟子曰士

大則以之建三王之業小則以之成五伯之勛而以字自輔佐  
上說三句就是枉尺直尋之說又引志之言而解之者明後來  
有此言宜若可為是陳代解書意言所屈者小所伸者大而宜  
為之也○引虞人見其不可往以破他今一見之句尚未及枉  
尺直尋之冰下三節方破他尋尺之語不至將殺之有守死不  
往意而不忘字只言其立志如此不往屬虞人取字屬孔子虞  
人守官既為孔子所取若君子枉道則必為孔子所棄何哉猶  
言如之何其可也有令人惕醒意且夫句非謂志之所言以利  
言乃謂陳代引此是以利計之也與利亦可為歟都是詰難詞  
然徒究利之流弊也註解甚言其不可謂意最是二利字就出



君子非不欲有所建明而每  
遂循不敢進者良以士藪不  
可枉耳昔者齊景公田招虞  
人以大夫之旌虞人不至公  
將殺之孔子美之曰志士固  
窮念不忘困在溝壑勇士  
輕生念不忘死喪其元虞  
人其志士勇士乎孔子奚取  
于虞人而贊之若是取旌非  
虞人之招而不往也如士不  
待諸侯之招而往見之何哉  
此士之所不見諸侯也且  
夫枉尺而直尋者非為義也  
以利言也如以利則見有枉  
見有直即枉尋直尺而利  
亦可為典斷乎枉之不可矣  
昔者二節講昔者趙簡子使  
王良與嬖奚乘而田獵終日

處便宜上看、不以貨利言、○王良之事、輕敘過緊、要只重、我不  
貫之句、與嬖奚乘、御在王良對在嬖奚、曰賤工者、因其無所獲  
而言其不善御也、請法非欲辭賤工之名、只求明守法之初意  
耳、良工言其善御也、此非拙于前而工于後、乃廢法與不廢法  
耳、吾為之四句、正言其不可之意、引詩之句、串看、重射一遍、小  
人在欲人、狗已上見、請辭者、離其掌乘之命也、須知、範我馳驅  
即直已守道意、詭遇即枉道求合意、孟子引王良見在已者、當  
重而不可徇人也、正意在下節、夫王良恃一御耳、且不屑以  
多獲之榮、博比匪之辱、而謂君子可詭遇於人世、是則何見、比  
謂舍馳驅正法、而阿比之也、比而得之句、是推其羞與為比之



而不得一禽，獲奚反命于簡子曰：天下之賤工也。夫奚即然之而良之不殘者，自在也。或以告王良，曰：請復之。雙奚不可，程而後可。遂一朝而獲十禽，獲奚反命于簡子曰：天下之良工也。夫奚即良之而良之所以良者，彼不知也。簡子曰：我使王良專與汝乘，謂王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而車必以正，彼終日不獲一為之詭，出而與禽遇，一而獲十，彼小人也。詩云：御者不失其馳，射者不誤矢，如破君子之射也。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王良一御者耳，且羞以馳驅之法為詭遇之獲，而與射者比充其羞之心，豈

心若丘陵，暗應枉尺直尋，且子枉尺直尋之言過矣。一枉已則終身事業廢于一旦，欲成王伯之業，得乎此君子所以直已守道也。然則枉見諸侯，奈何以小節視之。

景春章

此章只以順為正四字，誅盡佻倖心事，而見其不足為大丈夫。末節言丈夫之大在性不在勢。○丈夫就氣焰上說，一觸其怒，則以稱兵說進，而他國諸侯懼，一有安居之心，則以罷兵說進，而天下戰爭禍息，以一人係天下之安危。景春稱之子為大丈夫，正為此也。○父命如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等語，母命如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官事等語，戒之。又在命之外，禮丈夫之冠，父命



特獲十不為，即罽禽獸若丘  
陵之類，彼亦以得而不償，失屈  
不復伸，而有所不為也。如士  
枉道而從彼，諸侯何也？得無  
出御者下耶？且子所稱枉尺  
直繩之言，過矣。枉尺者，枉已  
之說也。枉已，則義求人之直  
而人已效我之枉，人見我之  
枉而我終無以揅心之直，未  
有能直人者也。而况乎成王  
伯之業乎？代柰何以不見諸  
侯為小節也。

景春章講景春曰：公孫衍張  
儀豈不誠大夫哉！一怒而倡  
從，衡闔闢之說，則諸侯皆寒  
心而立安居，而行講信脩睦  
之計，則天下奉帖首以伏以  
一世之安危，聽一人之喜怒。

之以守已，豈若女子之嫁，母命之，以從人哉？引禮重在無違夫  
子上，以順為正。是孟子解禮之言，謂二子揣摩世主之意，而竊  
取權勢以赫人，不知其阿諛苟容之態，却是妾婦之道。伺候朱  
門儀衍之嫁日，秦闕楚壁，儀衍之汝家，竊諸侯之喜怒，以為喜  
怒，儀衍之無違夫子。○居廣居三句，不必點仁義禮字，此性萬  
善包羅四端咸備，胞與民物，覆載八荒，何廣也。一私不存念，  
宅于此為居，性中中正之體，檢押甚嚴，執度甚飭，端方整肅，曰  
正位，性中通達之體，不落旁蹊，光明正大，曰大道，立者不屈也。  
行者不阻也。天下字勿放過，直到至極處，無一毫虧欠，方是得  
志不得志形容，他所居所立所行之真切處，與民由之難說是。



非大丈夫而何孟子曰是馬  
詩為大丈夫乎以是為大丈夫  
天子未學礼乎礼丈夫之冠  
也父命之若女子之嫁也則  
乎命之往送之門成之曰往  
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  
夫敬戒無違盖言順也可見  
以順從為正者安婦之道非  
丈夫之道也此可以定所儀  
之品矣子不以為妾婦而以  
為丈夫亦未識丈夫之際乎  
夫所謂大丈夫者居則天下  
之廣居有宇而帡幪之象矣  
立則天下之正位有扶持乾  
坤之象矣行則天下之大道  
有指揮六合之象矣得志則  
出所居所立所行者與民共  
由之不得志則徇行其道富

必與斯民共居廣居共立正位共行大道只推其所居以涵育  
天下推其所立以範圍天下推其所行以化裁天下即是與民  
由之之意要之成物也所以成已大丈夫聯屬天下以成其身  
者固如此至不得志而獨行其道正其守此廣居正位大道以  
善治其身也此之句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不淫不移不屈是  
說受用三者的雄壯處任憑千條萬緒震撼擊撞都打不倒此  
是一人綿千古之道脉一身立百代之操持大觀在物表靈光  
徧宇宙大丈夫盖如此與妾婦輩不同

中庸章

此章孟子拈出一道字便見汲汲皇皇無非為道全要得君子



貴不能溺而淫貧賤不能困而移威武不能撓而屈若此者結構在性命之中寄趣在風塵之表五百年不朽之治統賴此一人義皇素一綫之道統亦待此一人而不謂大丈夫乎豈儀衎之順人主者所敢望哉

周霄童講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出疆必載費以求通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不勝其憂而弔以傳公明儀之言觀之則古君子之仕可知矣曰三月無君則弔不以太急乎曰非急也以無君所係其大不得已也士之已仕而失

重道意與答陳代之問同。○仕以行道為國為民君子用世之本心所以古之君子皆仕引傳及公明儀正祭任意出疆就是失位之初不可認做三月後事惟其皇皇無君故出疆必載費庶不至三月無君夫皇皇出疆相連看弔指自家憂戚非他人閱其失位也無君俱指先有位而後失位言見已仕失位尚且皇皇且弔則未仕者豈不為世用品也○霄以三月無君曾幾何時吾道未至終窮于此而弔何其急也○士失位節重士邊諸侯伴言諸侯耕助四句及惟士無田一句是禮文餘皆孟子鮮禮犧牲四句本諸侯失國而言無田是不仕而無田祿也牲殺三句本士失位而言蓋祭必備諸品士失位三月便闕一時



位猶諸侯之出亡而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取以供祭祀之粢盛夫人蠶繅絲緒以為祭祀之衣服若失國在外而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禮又曰惟士不仕而無田祿則亦不祭蓋以無田則牲殺器血衣服三者不備不敢以祭則其心不敢自晏安亦不足弔乎周霄文陶曰孔子出疆必載贄何也曰士非仕無以行道侯農夫非耕無以足食也農夫豈為出疆而舍其耒耜哉士之所必載贄耳周霄既得孟子顯仕之心乃為切諷之詞曰晉國亦君子游宦之國也未嘗聞無君之弔出疆之載仕

之祭不得遂其孝思而心不自安故可弔弔是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出疆便載質亦急于仕也故霄又以為問○士之仕以士為主士出疆以為仕也農出疆為耕也農夫不以出疆舍耒耜言往他鄉以求所耕之地必負耒耜以往士豈為出疆舍其贄哉須知載質以待其耒耜方以此見之○仕如此其急兼則弔載質之意君子暗指孟子難仕暗指不見諸侯此二句是周霄發問本意下孟子方告以難仕之故丈夫生四句輕引起不待五句正譬不由其道而往意賤之者惡其鑽穴踰牆而合不以正也古之人孟子自寓又惡不由其道向極重道正路也正照穴字牆字曰鑽踰就不由正路了仕而以他途進



如此其急也。仕既如此其急，則君子宜易仕矣。乃猶有不見諸侯而難于仕，何也？曰：君子所以難仕者，惡其失身于可賤耳。彼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凡為父母者，孰無是心。然未有不稟命而行者。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鑽穴隙以相窺，踰牆以相凌，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其欲仕之心，豈不猶父母之于子哉？然而愛名節甚于愛國家，重貽進甚于重君臣，尤惡夫輕身苟合，決吾道之防，而不由也。彼不由其道而輕于往見者，是亦鑽穴隙之類也。不惟自惡而人亦賤之矣。此君子

佳門入，便是不出道。當以欲字惡字挑醒，大發其不苟仕之心。俱承上孝親之仁，事君之義二項來入講。然不可涉下二句講。下二句正明其可賤而君子之惡不由其道，蓋為此耳。通章總要得君子重道意。

彭更章

此章大意只是士有大功不可不食之以報其功。當以入則孝七句為主。○後車三句泛言，暗指孟子傳食即公養之士。泰者過其分之意，非其道四句重如其道。邊道字只當理字看。非道如道只是理當受與不當受，勿入有功無功意。天下非天位乃天下之奉養也。子以為泰乎。拘舜言子以傳食為泰，將亦以舜



所以難仕也。難仕之心。即欲仕之心。而何疑于無君則耶。

出彊載贊乎。

補新章由道並鑽穴踰牆相

照道者。所由以適于仕之

路也。鑽穴踰牆。是不由正

路。走君子必由正路上出。

自古君子固不為絕世之

業。由然豈有失身之伊呂

彭更章講彭更問曰。以一介

之士。而後車數十乘。淺者數

百人。以傳食于諸侯之國。不

亦失之泰。而非其分之所宜

乎。孟子曰。君子肆受論其道

而已。苟非其道。則一簞食不

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

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傳食

為泰。亦將以舜為泰乎。曰。更

為泰乎。○否。言舜有大功。宜受天下。不為泰也。無事而食。言士

無功而食上之祿。○子不通功。四句。反言以見其不容不通功。

易事耳。子如通之下。要補云。言獨農。浣衣。女浣食。已。舉凡梓

匠。輪輿。有功於器用者。皆浣食於子矣。農耕。女織。是事。其有利

于衣食。是功。梓匠。輪輿。有利於器用。可以換浣食。是通功處。於

此。此字。正是邪說充塞。正學幾晦之秋。人字。指擔當世道之人。

看入孝出弟。四句。正士之有功于人心。世道。處孝弟。即先王之

道。勿看你兩項。守有闕。邪崇正。着力保守。意非僅遵守也。待謂

俟其終。此道者。作文于守字。待字。要大體會發揮。何字。反問他

是何主意。孟子非為食辨。恐天下不知君子之功。便忽其道。而

是



非以舜為泰，但士無所賤事而食人之食不可也。孟子曰：子以士為無事，亦未嘗以功而論士乎？子不通人之功而易其事，以羨餘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而不得收買易之用于如通之，則梓匠輪與皆以功而得食于子。于此世有一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仁義之正道，不為邪說所惑，以待後世。且起之學者，其功之大，何翅梓匠輪與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輪與而輕為仁義者哉？曰：吾非輕為仁義者也，蓋謂梓匠輪與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仁義之道也，心方在繼往開來，豈其志亦將以

尊要着本文尊字輕字，並不曾言及食字，只見君子之功當尊而不當輕也。○更初以士無事，分明以食功論。因孟子叙出士之功，遂變其說而言志，不知自來祿詔食能其功，那有食志不食功之說。此更之道詞為道，道字指仁義。言子何以三句言士之志，固不在食，而人之食士，則以功也。且子二句，又就平日泛論以詰問他，更又逃其說曰：食志真強詞哉。○豈危書擾指拙工看非是為此以求食，只是無功有字，其志欲求食，更都不食之，畢竟是食功而非食志，明矣。獨至于士而欲緣志以掩其功，豈非尊梓匠而輕為仁義哉？孟子非屑，謂有功必當食，就令無食，亦君子常事。但有食亦不為素餐，須說得話。



求食與曰子何以士之志為  
我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  
矣且子之平日食人也果以  
其志在求食而食之乎如食  
在于志則君子之志不同于  
梓匠輪輿固也如食在于功  
則君子之功何乃出梓匠輪  
輿下也彭更強為之說曰食  
志曰有人于此毀瓦書擾奚  
當無功其志將以求食也則  
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  
食志也食功也既曰食功而  
以士為無事而食是真尊梓  
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為  
知仁義不可輕則豈得傳以  
食為泰耶

宋小國章謹萬章問曰宋小  
國也今將行征誅之王政廢

### 宋小國章

此章主意只在不行王政云爾一句勿以未節為望宋行仁○  
宋以褊小之國今將除暴救民而行王政齊楚惡其將王而伐  
之如何乃可以行王政而不受制於大國此行王政就征伐上  
言○居毫以下三節言葛有可征之罪而湯征之以救民問其  
不祀先祖而遺牛羊往耕非重湯之事葛也所以征葛之罪而  
見湯之征葛非無名之師葛伯率其民半節全要蒞童子無罪  
而葛伯故行暴虐以殺之○意方見湯師為伐暴救民之師有  
童子以黍肉餉重在体君之心說仇餉是與餉者為仇全童一  
仇字非徒証其殺是童子而已○為其節正言湯與師之由匹



楚強大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孟子曰子無謂國小不是以  
黃大古布行王政而為政于  
天下者湯武是也以湯之事  
言之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  
放縱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  
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  
也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食  
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  
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  
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其公  
田老弱于彼饋名葛伯卒其  
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  
不殺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  
餉段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  
此之謂也湯為其殺是童子  
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湯之  
征葛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

夫匹婦不必說是童子之父母復仇是說為小民取仇報怨  
見非富天下○湯始征二句不重本其始而言東面以下  
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意曰弗止曰弗變曰誅君弔民皆是湯  
之行王政而民大悅也引書記民大悅句○有攸不為臣不必  
指為周臣其助紂為虐便不是為人臣的道理士女之不安其  
矣武王東征以緩之紹繼也謂始事商而今繼事周也就仁而  
免虐便是見休匪厥玄黃就是臣附了上君子小人以商之有  
位無位言下君子指將帥小人指士卒其君子四句全要體貼  
望我以為君意○引書証上文取殘之意重則取于殘句于湯  
有光只是湯武同有休光非勝于湯也○不行王政言宋實不



之也。為匹夫匹婦。童子之  
仇也。是以湯始征。自葛載始  
由是于一征。而無敵于天下。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  
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  
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  
不止。芸者不閒。所至誅討其  
君。而弔恤其民。如時雨。諫而  
民大悅。書曰。徯待我后。未  
其無罰。此湯之行。王政而服  
天下也。當武王時。紂惡已甚。  
民心有所深怨于商。而不願  
為之臣。武王于是東征。以綏  
安其士。女。士。女。皆以誼感其  
玄黃之幣。將繼事我周王。而  
見其疵。及之休美。于是遂皆  
心悅誠服。惟臣附于大邑周  
而天下為周有矣。即書言觀

能行王政。不過借空言以濟其貪欲耳。苟行王政。如湯吊民于  
大旱。如武救民于水火。四海皆延頸仰望。若後天之仰玄黃之  
達矣。彼齊楚將反為吾役也。何畏焉。何畏即仁不可為衆意。  
載不勝章

此章見相道有關於君德。人臣欲正君。當廣進善類也。首節設  
喻以曉之。專重引而進之。數句下節正言以告之。專重一薛居  
州二句。總是欲不勝廣。千進賢意。○不勝柄。宋有心于善王者。  
故孟子以教子之事。詔之齊語。平正楚語。侏儒。兩傳諸是。設為  
問詞。一傳。衆咻。言導之者。未幾而襍進者多也。咻。驩也。只賂。襍  
意。一說。作反。咲。齊語之不善。莊。獄言其專。數。年言其久。既專且



之周誠一入而民心愛戴其  
商之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  
周之君子其商之小人箠食  
壺殄以迎周之小人豈有他  
哉誠以商之民困紂之殘陷  
于水火久矣武王為紂救民  
于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  
之俾不為暴而已矣泰誓曰  
我之威武奮揚彼紂之疆  
界則取于紂之殘者誅之因  
以弔安天下而殺伐之功自  
是張大比于湯之伐紂為有  
先焉此武之行王政而服天  
下也宋時纒勝好兵不行王  
政云爾苟行王政以為征討  
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  
以為君如夏之後湯商之迎  
武齊楚之國雖大何畏焉

久則薰陶漸染教易入而學易成矣教子之道且然况正君乎  
○子謂二句且先揚他得以入事君之道長者負碩望少者抱  
俊才尊者持鈞軸卑者司煩苛兩個與字宜剔出人皆薛居州  
欲為不善其誰與之人不皆薛居州欲為善其誰與之居州能  
與王善不能禁人與王為不善居州如宋王何要看一字獨字  
與上一齊象楚相關方有味須知孟子言此欲其廣求衆賢以  
成正君之功非謂薦居州無益也

### 古者章

此章俱重不見意見君子之所養自有必不可苟者非太過不  
及之說孟子見當時之士趨庭叩謁備諸醜態心竊鄙之故首



戴不勝章。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歎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以善王之道，夫臣之引君與父之訓子，一也。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愛楚語而齊語也，則使齊人傳之乎？抑使楚人傳之乎？曰：使齊人傳之。曰：傳之以齊人是矣，一齊人傳之，衆楚人聚而咻之，齊不勝楚，雖曰撻而求其齊語也，不可得已，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則所接皆齊人所聞，皆齊語，雖曰撻而求其楚語也，亦不可得已。蓋聒耳之談，何如餽心之論，而特置之輔，何如廣樹之型，明于教子，而正君者，不可推乎？子諱薛居州，善士也，進而使之居于王

引段于泄柳之高標中，述孔子之不輕見陽貨，及二子之所深鄙而竊恥者，歸到君子之所養，由是二句推開看，方得孟子立言本意。○不為臣，未仕時也不見，是不先往見也。古者廉恥之道未喪，奔競之風未開，故士自貴而守義，所謂泛古已然，不是謂守士之道也。此句正答不見諸侯之義也。段于木未為臣子，魏文侯欲見之，彼則踰垣以辟，泄柳未為臣子，魯繆公欲見之，彼則閉門而不納，二子立已太峻，拒人太嚴，未免失之已甚。迫字屬二君誠意迫切說，可以見是論理之詞。古之迫且不見，况今之未迫者，安可往見之哉？此節勿實抑之子。○陽貨節，切不可如常說把作見陽貨看，欲見孔子，欲召之往見，惡無禮之禮。



所在于王所者長幼卑尊皆  
再居州也而羣小不恭其間  
王雖欲為不善誰與之為不  
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  
薛居州也則一君子不勝衆  
小人王雖欲為善誰與之為  
善僅一薛居州而常不居  
州者之衆其獨如宋王何子  
將善玉去其咻者而可矣  
古者章講公孫五問曰不見  
諸侯于義果何居也孟子曰  
古者為臣則守官為士則守  
道故不為臣不見諸侯是自  
重之道也段干木未為臣于  
魏也輪垣而辟父侯泄柳未  
為臣于魯也閉門而不納魯  
繆公是皆已甚之行蓋其君  
求見之迫斯可以見矣若其

是往來禮文非禮物也大夫有賜三句陽貨見得禮之言如此  
故矐亡往拜欲因其來拜而見之孔子亦矐亡往拜拜字勿認  
作見字當是時使陽貨不矐其亡而先親往見孔子孔子豈得  
不見乎惟貨無欲見之心故孔子守不見之義也○曾子子路  
守孔子之家法者故深愧鄙此二項人魯府諛咲者欲得權豪  
之心費多少精神打點故云病于夏畦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  
強與之言然不能無愧於神明獨覺處自赧然其見於面不  
曰守而曰養者養字更渾有舒徐委蛇不激不隨意須知所養  
就持身正大立心光明言不肯往見意補在後

盈之章



未迫即論垣閉門何傷乎嘗  
裏之孔子矣陽貨欲召孔子  
未見已而惡無禮以為媒乃  
索諸禮以大夫有賜于士不  
得受于其家則往拜其門于  
是欄孔子之亡也而饋以蒸  
豚孔子亦酬其亡也而往拜  
之當是時陽貨以禮為先豈  
得不為往拜之見哉即孔子  
不得已于見陽貨而見豈可  
苟耶而待孔子家法者有曾  
子子路在曾子之言曰有肩  
誦笑其勞過于夏月治畦之  
人子路之言曰人未合而饋  
與之言觀其色報然非由  
之所知也由二子之言觀之  
則君子之所養自重而不自  
輕可知矣蓋寧為踰垣無為

此章以革弊為主。勿以興利革弊平說。全重一知字。見知則革  
弊。貴勇非義二字。六要重看。一什一。是復先王井田之法。便舍  
去當時厚歛之政。意去關市之征。是革今時關市之弊。便舍復  
先王譏察之政。意今茲未能遽革。請去其太甚已。則盡革之何  
如有自以為善意待字。有猶豫不果之意。乃盈之病根處。故未  
即待字與此相應。○日攘喻橫征暴歛。月攘喻未能請輕以待  
來年。喻已于來年意。○非義直指厚歛與征商。知字速字俱重。  
看作文須挑得醒。何待句要講得當時不可一日緩意出線佳。  
好辨章

此章不得已意在懼字看出。開首說微子便是千聖身任世道。



謂笑。寧為閉門無為未同。此為臣不見之義也。

盈之帝諡戴盈之曰。今天下農困于野。商困于途。皆緣什一法。廢而闕市。征行也。吾欲止厚歛而復什一之法。寬商賈而去刑市之征。但弊政相沿已久。而更張不可無漸。今茲未能一時。迺單請輕之而去其太甚。以待未年。然後盡已。夫子以為何如。孟子曰。行去弊者成于斯。而效于需。今有人曰。積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宜其改之。不俟終日也。乃曰。請損之。用探一雞以待未年。然後已。子之革弊。而有待者。何以異。于是夫不知其非義。僕曰。不

幹曰。治亂機軸。故孔子懼。孟子懼。以至亂臣賊子懼。天理常存。

止此人心不死耳。雖承三聖實碩學。孔子亂作於上。則誅君弔

民而治。易若堯之上無失德。而氣運之厄者。治之尤易。亂作于

下。則明道息和而力難。若孟子之人將相食。而害深人心者。救

之尤難。邪說俱從上不正來。唐虞以前無之。首是天災。次是暴

君亂在上也。次則亂臣賊子亂在下矣。猶有事迹可見也。次則

和慝惑世亂在人心。有蠹根蝕本之患。故曰作於其心。欲正人

心。○皆稱好辯。豈外人俱無以度夫子之心者。敢問何以致此

稱也。孟子謂辯是不得已的。非好為辯以誇天下。其不得已處

是撥亂反治。承禹周孔子之統者。外人孰能知之乎。○天下之



知者之罪也。今子既知其非義，斯速已之，何必因循苟且，以為來年之待哉？此榛雞之故智，為子大失不取也。

補好办章全直。孟子息和之志大納與孔子同，但孔子是筆伐，孟子是口誅。孔子是以書結禹，周孟子是以办繼孔子，須知禹周功在一時，特致一時之治。孔孟功在万世，乃開万世之治。

好办章論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办，敢問其何為好办也？孟子曰：子豈好办於子際斯時，實有大不得已者，以奪其心而不得，不办也。蓋自

洪荒以迄夫今，天下之生民也，久矣。中間一治一亂，若循

生二句，是不得已之故。生字極有意，在天生人人相生，自古及

今本自有常治者，而氣數不齊，人事差失，不無亂以間之。一治

一亂，重在亂一邊。亂由氣數三分，人事七分，而其治則全重人

事。悅回氣數上。○堯時洪水之災，乃是洪荒之初，氣化使然。蛇

龍句緣洪水而來，却輕重民無所定。三句乃生民受害之實，下

巢上窟正是居之無定處。引書只要見得洪水之害，大言以堯

而有警予之憂，則其震撼之勢，墊溺之危，有不可勝言者。而當

時所謂降水，即此洪水也。此氣象而未得人以治之，如鯀治水

而無功，人事不能無失。此一亂也。按堯之咨岳，則曰洪水方割

舜之告禹，即曰降水觀舜之降水，即堯之洪水可見。堯之憂，即



驟然主張天下者亦在乎撥亂之人耳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溢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以居上者為營窟以居書曰洪水塗予舜之所謂洪水者即古洪水之災也不可謂非一亂矣舜攝政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水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澤由是水由地中行其大槩若江淮河漢是也險阻之勢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除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此禹之不泯已而拯亂者真堯舜既沒繼起聖人之道亦衰于是夏商之世暴君虐民者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者民無所安息

舜之憂便見當時君相交相惕勵處○使禹即舜承堯命使之也掘地二句是禹用功處下四句以成功言掘地即疏濬之類當以治水為主蛇龍鳥獸帶言勿平對江之治自岷山始淮之治自桐栢始河之治自積石始滌之治自嶧嶽始四水皆天造地設禹第尋其故道去其壅塞而已味是也二字是指今日安流者以見當時禹功險阻即水之泛濫鳥獸即蛇龍之類入得平土而居則不必為巢為營窟矣此一治是禹以人事挽回氣化○堯舜既沒二句是源頭聖人即堯舜道即仁民育物之道裏是不明不行宮室即民居暴君至又作是人害禽獸是物害壞宮室等是亂之在上者邪說暴行是亂之在下者園囿二句



棄田為園圃使民不得衣食是以在下者應暴君之惡而邪說暴行作而文作且為園圃汙池致草中之沛水中之濃愈多而禽獸至與民爭此土及紂之身人害物害甚子累世天下又大亂矣周公起而相武王遂誅紂之首惡以快天下共憤奄紂之助也則代奄而三年討其君飛廉紂之幸也則驅于海隅而戮之五十國紂之黨也則滅國者五十是人之為民害者亦既除矣虎豹犀象紂之所貴異物也則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是物之為民害者亦既除矣天下于是大悅其無人物之害書曰至顯哉文王謨至

遂壞宮室棄田來沛草木所生屬園圃澤水所鍾屬汚池禽獸得所依故至中間治亂不一獨舉及紂者是亂之尤大也邪說根聖道暴行根暴君觀後面說周公兼夷狄此邪說暴行當是不由禮義中國而夷狄者○周公相武王誅紂二字是冒伐奄至五十與驅物害是誅紂一起事討其君是奄君奄是紂之助飛廉是紂之幸五十國是紂之黨天下大悅悅其無人物之害也引書重明周公一治之功如此其盛耳言文王不顯之創業武王承之以為制治而佑啟我后久咸以正大而無偏且周密而無缺武王先裕後如此而實周公相業成之此一治而周公以人事挽回氣化○世是周室東遷之後衰者治不振也道



承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是周公之烈即周公之功也此周公之不待已而棟札者與至周室東遷之後世衰而治不振聖人之道無復有存者邪說暴行又作甚至臣弑其君而稱亂者有之子弑其父而稱亂者有之孔子懼三節謹孔子懼亂之無已作春秋以正之春秋所書或予或刺皆天子褒罰之事也孔子籍國史以明王法是故其自言曰知我有心世道者其惟春秋乎罪我過于自任者其惟春秋乎孔子以一書而棟亂是亦禹周不得已之心耳由孔子而求至于今聖王久矣不作故無以肅

是聖人經世之道微者理不明也邪說句即是道微弑君父就是暴行然必造為一種君父有罪當殺的語以成之便是邪說而有之言此等人此等不公有之其禍又勝于前非一亂而何○孔子懼世篡弑而無極也作春秋因魯史舊文而筆削之緊三於天儲王者黜尊王者進王迹湮存雅詩尚續故曰天子之事若曰此載天子之政令非若列國之史自紀其事也不可作夫子竹天子之事說有謂孔子假借天子之權者更大誤是故二字緊根天子之事來知我者謂孔子以是非明天子之事迺所以防人心之亂賊而歸之正也罪之者是亂臣賊子一帶人因天子之事既明而已不得肆其兇惡遂因而惱恨于春秋



王綱諸侯僭竊放恣而處士乘末世以橫議揚朱墨翟之言遍盈天下天下道術之言不歸于揚則歸于墨楊氏為我是不義而無君也墨氏無愛是不仁而無父也無父無君是人道而禽獸也以禽獸率人其害可勝言哉公明儀曰廬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饒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昔孔子作春秋以懼亂賊而仁義之道昭著于天下不意楊墨者出而亂之彼之道浸昌而不息此之道必浸微而不著是邪說誣惑乎民而充塞仁義也仁義為邪說所充塞則無異率獸食人而人將相食視孔子之時亂蓋

之作也知者罪者雖不同要皆有警于人心重在都有所警上不重在罪我而未盡知也人心有警便不敢為亂非一治而何玩懼字直是警予一脉傳之孔子而倍揚○由孔子而來至於今聖王不作於上無以肅侯綱而維世教故諸侯無所忌憚而放恣而處士遂倡橫議以惑人橫議者與吾道相用而不肯遜讓也楊墨即處士無君父是橫議橫議與盈天下且就揚墨倡議說歸楊墨方謂言仁義者之惑于楊墨為我六句正見楊墨非仁義之正所謂橫議也是禽獸也緊叫率獸句儀之言帶過揚墨為我兼愛之道不息則孔子仁義之道不著充是徧滿塞是妨害此之句中解上之句意故下個是字楊墨倡禽獸之教



甚焉吾為此深懼世亂開先  
聖孔子之道以距敵揚墨而  
放逐其為我善愛之淫詞使  
邪說者自絕其端不得作起  
若作于其心必害于其事作  
于其事必害于其政聖人海  
越不易之吾言矣

晉者四節謹舍而歎之昔者  
洪水滔天禹抑之以除天運  
之亂而天下平堯狄猛敷綏  
害周公蕪而驅之而有姓寧  
孔子無禹周之權成春秋于  
塗亂之日而天下萬世之為  
亂臣賊子者俱而不敢逞其  
功豈在禹周下哉詩云我狄  
是膺剗晉是懲則莫我敢當  
今日墨之無父楊之無君與  
戎狄荆蠻何異是周公所必

以壞人心是率獸食人也其終也人之心皆歸于楊墨而陷于  
禽獸將相成相賊之無窮矣非人將相食乎○吾為此懼其  
相食之亂聖道在人心開聖道是閑人心閑字須承好辨來閑  
處就是距放邪不勝正守正即以絕邪也之非拒意望而攻之  
曰距邪說是揚墨之搥名淫辭即說之浸淫四出而惑人者既  
距之放之則邪說不泮作矣作於其心四句甚言邪說之不可  
不闢當以作心句為主蓋心乃政與事的根本既作於心則事  
之與政自相因受弊事是君臣父子的節目政是父子君臣的  
大綱不易吾言見得聖人必不以今日之言為無益之辨不指  
生心四句三作字俱不同一是指天下之言一是指心溺于為我



磨也則生乎後者豈得坐視  
 我狄之教而不知所以磨之  
 我我亦欲正天下之人心而  
 息其邪誕之說距其偏諛之  
 行放其淫溺之詞以承禹周  
 典孔子之三聖者予豈好辨  
 哉世與禹周不可無孔子無  
 孔子不可無我繼三聖以安  
 生民予不得已于棟也然  
 楊墨之禍為今天下之橫禍  
 則距楊墨之言為今天下之  
 公言有能出一言以距楊墨  
 則其術即孔子之學術是亦  
 聖人之徒也吾能晏然已耶  
 補新旨起頭說箇天下之生  
 父矣生字用得盡妙民遭  
 洪水得禹而生人遭夷狄  
 猛獸得周公而生至哉父

薰愛之說一是事偏于為我薰愛之行○昔者節俱重上半句  
 見道統相傳要發三聖戰兢惕勵意抑者遏抑不得伸造化之  
 樞為聖人用連造化也做主不得故曰抑兼并也并夷狄而入  
 我教化華夷一體之象驅去也去猛獸而歸康阜民胞物與之  
 象百蠻同風萬有成若成周極治也成一成而不易也自有春  
 秋名分亘古不易蓋弑君篡父人不知其非即陷于弑逆而真  
 心固隱然在也聖人早為之辨醒其隱然而在心以消其悍  
 然敢動於邪之意亂賊懼而孟子之懼可少慰矣○引詩石重  
 周公特引起楊墨之害在已所當應意○三字沒三聖來正人  
 心是自源頭說仁義之道本人心所共有者人由此則正叛之



殺君。人心已死。得孔子作春秋。而人心復生。戰國時人將相食生。理裁盡矣。孟子辯之。固所以救其三也。自古聖賢。皆是。天。地。生。人。之。道。以。生。天。下。所。以。天。下。之。生。洋。如。是。久。但。禹。周。是。救。生。命。孔。孟。是。存。生。理。重。繼。孔。子。以。承。群。聖。之。道。脉。聖。人。維。其。總。是。一。箇。正。人。心。禹。抑。洪水。而。人。心。定。矣。至。夏。商。之。末。而。和。說。暴。行。有。作。至。春。秋。之。時。而。和。說。暴。行。又。作。至。戰。國。時。而。和。說。該。行。淫。辭。害。及。政。事。周。公。除。其。害。而。人。心。悅。孔。子。防。其。害。而。人。心。懼。孟。子。欲。以。力。防。人。心。之。害。而。人。

則邪正之在明此仁義於天下令人皆知致君之義愛親之仁人心皆有砥柱彼和說者不期息而自息說之邪者其行必詖其詞必淫距之放之皆所以息邪說使人心反正而承三聖維世之功也不得已者道統在哉推之不去也前主閑聖此主正人心閑聖道者揭日月於中天正人心者障江河於既決必人心正而後道可閑故曰以承三聖全在闢一氏以此息距放承之惡得無辨○能言是能申吾仁義之說以距楊墨也註最好言當此之時能言距楊墨三字的人即是此心有主張即此是其心之正是即聖人之後此是倦之屬望于處士橫議之日正不必看得太深



反以好辨議之。烏乎不望之同心者以正也。

仲子章講。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彼其厭麀鷩而甘寂寞。以居則於上陵矣。且以其居之僻。而成其食之貞。三日不食。至于耳無聞。目無見也。哉。無生理矣。幸而井上有李。糟食其實者。已過半。仲子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其庶何如。孟子曰。于齊國之士。處汚濁之中。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自逸其意。充仲子平日不取之操。則必如剛而後可者也。夫胡上食稿糲。下飲黃泉。有物如此。真不取之。蓋美仲子者。猶然一居食

仲子章

此章匡章以仲子世祿之家。而能苦節。故美其為廉。孟子則以仲子本世祿之家。何用苦節。故辨其不能廉。全以仲子惡能廉。句為主。而歸重是尚為能充其類句。○廉有分。辨取之不苟。便是居於陵。是廉其居。三日以下。是廉其食。只就本文說去。不可以居食板對無聞。無見。言困窮之極。井李。糟食。糲多。以人之所棄物之所遺。分貼細玩。井上有李。是井邊所植之李。樹實即是李子也。將取也。匍匐往。將食之。何其憊也。三咽而後。下何其艱也。棄人之所居。所食。而脫去世故。以為高節。亦苦矣。○齊俗急功利者。衆。仲子如此。可謂能超于齊人之衆。巨擘不可講。太好



人也。彼將自謂居與首陽，齊高耶。然其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柳亦盜跖之所築。與將自謂食與採薇，比潔耶。然其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柳亦盜跖之所樹。與是皆有不不可知者。學夷而尋于夷之所難，惡詬而幾為跖之所困，而能為蚓之廉否。曰：居食之築，與樹雖不可知，是何傷仲子之廉哉。彼身自織屨，妻績纊，以易之食也，則亦非不義之食，而誠無傷于廉矣。曰：吾謂仲子不能廉者，正以仲子不必如此，而後為廉也。仲子固齊之世家也，其兄名戴，食采于蓋，其祿萬鍾，食說有義于此者，乃以兄之祿為不

要體會欲抑先揚意。仲子惡能廉，就仲子一偏之廉，亦不能成。看此句已含通章之意，以後皆是發明此一句耳。充仲子二句，根上居食來虛講，要知不是責仲子之為，蚓人在世上必有不，能避絕如蚓者，充仲子之操，必蚓而後可，則其操不能充矣。故曰：仲子惡能廉。○夫蚓節見其不能如蚓之無求也。上食之句，言蚓無求於人，仲子所居七句，見仲子居食有待於人，伯夷盜跖字不可混，但合義的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未可知重不義，邊謂伯夷不多得，或出自盜跖，未可知也。出於盜跖則其愧于蚓也，不既多乎。○是何傷是字，指仲子居食其所沒來，雖未必出於伯夷，亦何傷他廉潔處，彼身織屨妻績纊以



義之祿而不食也居說有義  
于此者乃以兄之室為不義  
之室而弗居也辟兄離母處  
于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  
生鵓者已頻顛曰惡用是鵓  
鵓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鵓也  
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鵓之肉也遂出而哇之仲  
子之事如此吾就其居食較  
之以母則不食天下更有何  
可食者而乃以妻則食之是  
以盜距視母而以伯夷視其  
妻矣以兄之室則弗居天下  
更有何可居者而乃以於陵  
則居之是以盜距視兄而以  
伯夷視於陵矣一身而清濁  
互參一家而棄取廉定是尚  
為能充其不居不食之類乎

易此居食耳見得廉夫者亦有廉婦也且自食其力非不義  
而取諸人者此所以無傷也○兄戴節是申明仲子之行過於  
矯激而不得為廉意齊之世家是自祖父以來皆為卿非素貧  
賤者比見其不必過激况曰世家則先世居第所傳非不義萬  
鍾之祿亦國家待士之常法非不義却乃辟兄離母而處於陵  
辟字離字豈為人子為人弟所宜乎他日歸是良心之萌也重  
思用一處生鵓之饋亦交際之常禮乃曰惡用是鵓譏其為  
不義之物也他日食之而兄曰是鵓之肉不專是反誚他見  
得此肉當食之當受何必相嘲無非提醒他以致感悟之意乃  
出而哇之蓋見其為矯矣○末節是摠括上文而斷之見其不



若仲子者必其無求自足若  
上蚓然而後能充其操者也  
不能為蚓而仲子又惡能薰  
浦新造居外而咽李何以對  
人世居家而哇鶯何以對  
其母伯夷欲存死父而食  
西山之薇仲子乃亡生母  
而尋井上之李伯夷居道  
陽而君臣之義氣壯仲子却  
世家而君臣之大倫絕伯  
夷偕其弟而義士于天壤  
仲子偕其妻而巨擘于郊  
國仲子與鱗爭食却不能  
與蚓爭操能却人之所願  
不能却妻之所易

能充也類即母之食兄之室言母食不食則凡如母食之類者  
一無所食而後為充兄室不居則凡如兄室之類者一無所居  
而後為充乃又食妻之食居於陵之居是居食之類未能充即  
不居不食之操未能充也要充其操是如蚓而後可又況必不  
能蚓而徒自賊一大倫蓋廉在有分辨仲子於極大人倫且不  
能辨何取於苦節之貞









浙江圖書館藏  
一九九九年  
一月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000615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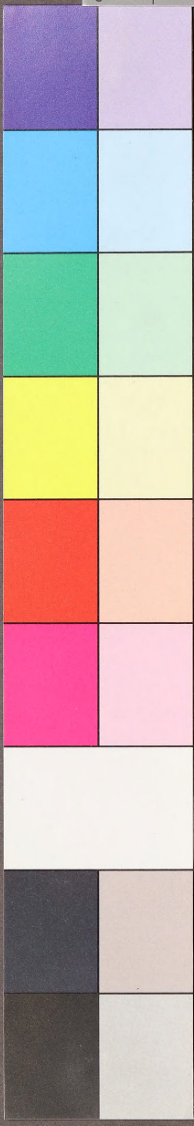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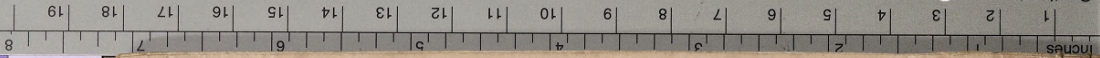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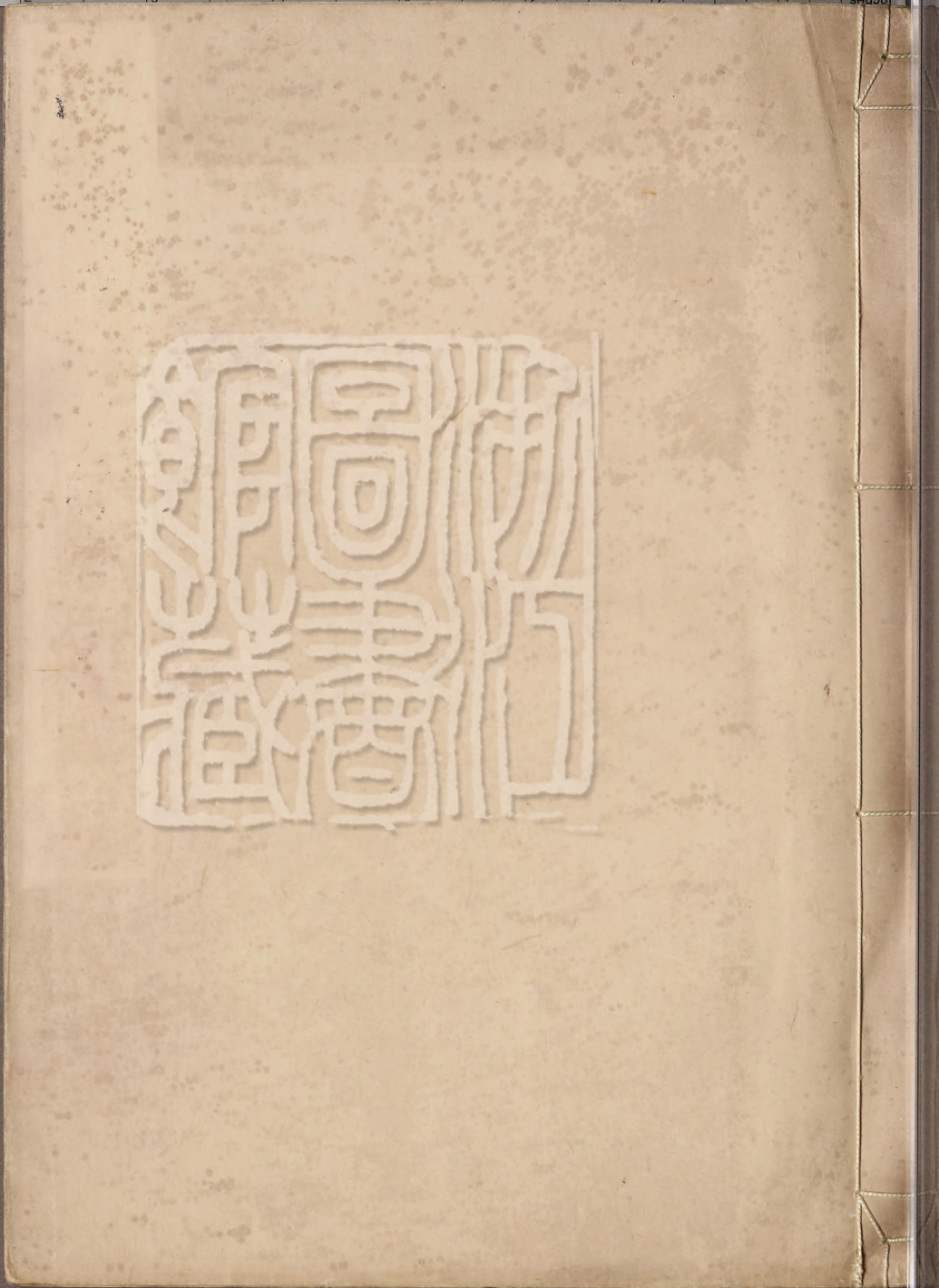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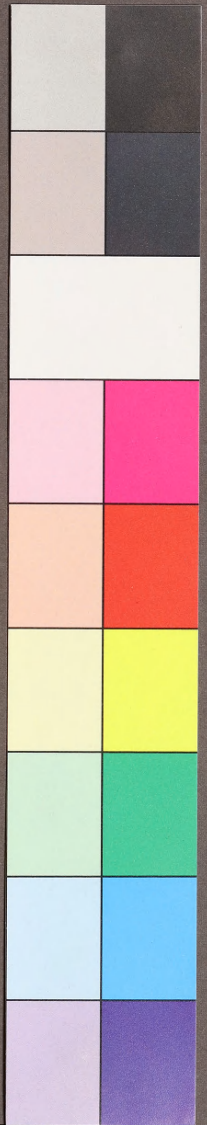
Inches



湖海樓藏書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